



三
百
五
十
五
冊
見

藝文續

山

ル 5
1111
9



門凡五
1111
卷 9



三省邊防備覽

安康張鵬粉輯

藝文

石門銘 并序

魏王遠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經數百載世代綿迴戎夷遞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恆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崩淪澗閣湮圯南北各數十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里西上鑿山為道峭阻盤迂九折無以加徑途窒礙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哀簡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秦山羊公建旗嶠嶽撫境綏遐蓋有叔子之風焉

卷十八

藝文續

以天險難升轉輸艱阻表求自迴萬以東開創道路釋負擔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核合賈三德領徒一萬人將帥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機發情解意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躡未足以偶其奇起至正四年十一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工闊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谿棧壑碎險梁危自迴萬至谷口三百餘里連輶併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不疏而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於是蓄產爐鐵之利統綿屬毘之饒充物川內四民富貴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任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眾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眾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仗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手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賚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如枯朽惠隆泉壤矣上

藍田關銘

有序

唐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觀山形關勢迴抱於

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意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
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為天下之樞機萬
世之閫闕者非茲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為藍田關銘
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竹瑣萬嶂為拴難圖其形莫狀其秀
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畫啟人流如濟似畫秦國鋪於馬底
嶮不可侵惟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武關銘

宋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荆呀為武關作捍秦城秦城東顧六國無主
漢氏西來子嬰為虜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強秦會無守禦
秦而為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新巖巖武關前人後人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乃穴肇自漢皇道由國中以宣四方
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良西帶汧隴東控樊襄
河山雖險漢德是強昔為畿甸今則關疆永懷古烈跡在人亾
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收晶林望幽長夕凝晚露晝涵曙霜
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窿高閣有車鞶鞶成夷古道駟牡其駟
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刊巖曲以紀鴻塵

石門揚本

諫用兵南鄭

劉資

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
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
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勝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

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
 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
 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
 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
 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
 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斃

陝西通志

請追贈魏興太守吉挹

晉桓冲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
 忠孝乃心本朝臣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

我開則興我閉則亂一開一閉古今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
 禮義干櫓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既無外何以關為

制勝樓記

董鉞

蜀稱天下至險之國陸有劍門水有瞿峽設為兩關以扼秦楚
 之衝一夫當關百萬之師眦眦而不敢進五代之亂孟氏盜有
 其國垂四十年宋宅中土開一統之運而分遣王全斌出秦塞
 劉光義率楚師水陸竝進而兩關俱不克守倖僞和於關下顧
 天命人謀有足勝其險者予嘗客過劍門徘徊周覽竊嘆太平
 之勝而警備闕略及承夔部乏使而瞿峽適在部中其備往往
 加闕略於劍門迺請於朝曰夔州古雲安郡節度臨江軍舊治

瞿峽之口景德中詔徙今治距峽口纔八里實據上游宜城夔
以鈐截其險尋既報可會東宮舍人程君德孺來司漕事協濟
其謀大合役於熙寧十年春正月之己巳而考以夏四月之甲
午未幾尚書司門郎王君仲祥繇夷陵選領州牧行闕新城以
規畫餘事得川圃故月臺者屹倚城側因展廣而增崇平接城
面而方楹橫棟經構大備內疏軒檻以遷月臺燕遊之舊而外
嚴敵具以完壯形勢一日予三人者相與登臨其上四望羣山
參差拱揖於雲烟縹緲之際而紫翠環合以爲女牆之衛而有
白鹽赤甲豆倉勝己臥龍馬嶺之別峭翠凌空而直上斷闕偃
半而平削至於猿蹊鳥徑高下隱顯於荒苔秀蔓之間南顧江

流遠經益都旁郡而斜引嘉陵之源雜滙以壑邦獵社澗谷岷
竇奔衝滴瀝之餘而來以東西二瀆以當三面之壕而有三鉤
之鑠八陣龍脊之灘與夫濫瀕馬幙之變怒聲激石而洶涌晴
影隨波而搖曳至於漁舸商舸往來出沒於窮濱窅淥之側鳴
呼江山之勝不亦盡得之乎是在物者也因而言曰物有勝形
人有勝幾形吾所以致用於周旋指顧之內而幾吾所以應變
於無形不測之外瓊爲一路都會而領州牧者昔用武人近易
文吏乃總一十三郡甲兵盜賊之政蓋當左右全蜀之日而蜀
之郡邑類夷漢雜居而負恃險阻易生姦孽比嘗覘伺罅隙或
肆侵剽今茲隱然有金湯之固將使之聞風望塵而魄散膽落

於崎嶇巖箐之下是豈徒得之勝形亦所以得勝幾也宜命之
為制勝云二君皆曰然請書而刊諸石元豐元年秋八月戊辰
鄱陽董鉞記通議程之元篆額鉅野王廷禧立石

灩澦堆賦

全蜀誌
文志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
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
而至於夔瀾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曾不及其
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
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
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
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
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唯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

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巍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
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
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
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豧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
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
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
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
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蘇東坡
文集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

當以守法爲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爲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師用兵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况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公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儻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闕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闕之以

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烏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耶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有可諉者曰六韜非聖人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議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

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何敦
 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
 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
 以為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為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
 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為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
 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
 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邱陵水泉亦有左
 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
 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為牝陳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

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
 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白虎使
 羽人為前兵象彘武使徵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象
 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
 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
 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衡方六
 車輪七罕八雁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
 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烏雲烏翔火折
 衝木龍騰却月水雁行鶴鵝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
 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

爲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
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自
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
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
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天之井至
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
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
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道宜之而陣法備

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從橫皆八而有八八六
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
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
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
者曷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
謂木牛非出於般匠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
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
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
呼八陣之法黃帝旣以批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
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旣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

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真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

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絡鉤連曲直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

天地風雲四陣之正

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

以爲虎翼彌蔓散治以爲鳥翔回屈包蓋以爲蛇蟠龍鳥虎蛇
四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
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
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
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
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
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
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
密不動如山而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
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

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
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
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
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富大樸旣散則聖道並起而
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
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
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
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
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旣以大繆而
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禍亦

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鸛鵝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為民賊者豈非為此等慮者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浸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鸛鵝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全蜀藝文志

人與物竝生於天地之間同於一理均於一氣故君子以為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與之儕輩也視之如兄弟則必親之而有相友之義焉視之如儕輩則必愛之而無暴殄之失焉知此則知所以為仁知所以為仁則知所以仁民而愛物矣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餘所施益博濟益眾顧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而行之則為仁里里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調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故耶往時崇安告旱人將乏食晦庵先生與其鄉之諸賢請於府得粟以貸於其鄉之人免於流離饑孳其年歲則大熟於

是收其息之二而藏之既而還其貸於府而以其息爲社倉行之數年人以爲便淳熙中先生爲浙東常平使者以職入對因條其事奏之孝宗皇帝深嘉其意頌之天下於是所在好事往往各以其私穀推行以應詔旨仁聖之澤無遠不被人到於今賴之近年以來吾鄉之士慕而爲之者三趙飛鳳兄弟行之龍多景元一等行之巴川陳孜等行之巴嶽之下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爲錢一千緡歲得穀三百石登熟則以價糴之擇一人以掌其穀之數晷月穀價暴貴細民不易則收二分之息而糴之以濟貧弱以平市價又擇一人以掌其緡之錢藏明年其時復行其事歲以爲常因其鄉俗之便變而通之於先生條目雖

若稍異然其所以惠利窮困之意大抵同也吾鄉地勢高仰無隄堰陂塘之利世所謂雷鳴田者五日不雨則枯十日不雨則槁故豐年常少而凶年常多此年穀價騰涌比之往時不啻三倍然人心不厭猶有閉糴以待善價者而此二十家者乃獨不然豈不足以羞其心愧其顏使知所勸慕然則是倉之設不惟可以利濟於人而其所以補益名教之功亦不爲小矣於是景示一來言曰是二十家其心固未嘗不一也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無倦他日若子若孫又不能保其行之而不廢願一言記之庶其知所警懼而傳之無窮也先正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乘時射利者龍斷之賤夫也愍細民之艱棘不易而思

有以惠利之者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夫任事者因其貪鄙苟賤從而賤之因其用心之近於仁人君子而時加貴重之則孰不勉於為善又安用記為也雖然或者有所未暇矣無已則有一焉今二十家之所以為此者是必有聞於前賢矣且人物之生本同於一氣也見其一原也則其於人也豈不如兄弟手足其於物也豈不如鄉黨儕輩詩云兄弟孔懷又云兄弟急難行道之人顛連無告而莫之顧者有矣未有手足兄弟顛連無告而不為之惻然動心者也故凡二十家所以不謀而同不約而合者非有見於此耶既以此而開其始欲戒其終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則莫若讀書而講學讀書則理明義精講學則行

著習察仁民愛物之心愈久愈光大矣夫如是窮則行之一鄉達則行之一國以至推之當世是烏可得而已也故曰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莫若讀書而講學皆應曰然遂書以為記

巴州志

褒斜同谷說

劉紹周

古今志褒斜者皆謂南北同谷惟何氏雍大記不然謂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鄙入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

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余未履其地但就其所分疏求之夫既以駱谷爲南則斜谷當在西南且斜駱二谷地望各異何得概稱一道爲武侯屯渭所經由也蓋褒谷在蜀漢西北不得爲自秦入蜀之路若從秦州言則南曰駱谷在盩厔西南爲郿則斜谷耳乃訛西南曰東南將以郿在盩厔之東乎哉故陳大昌述高帝之入關也正月羽封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封秦將章邯爲雍王都廢邱四月漢王入蝕中至南鄭蝕中不見他書以地望言關中南面礙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在長安南次西有駱谷關又西則褒斜也此蝕中非駱谷則子午耳若大散則在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

五月漢王引兵襲雍則自褒斜出蓋雍之陳倉也漢兵既出章邯走廢邱遂定雍縣東圍廢邱邯自殺復遣樊噲周勃引兵下郿安得謂駱谷在南而斜谷又在東耶又按鄭氏地理畧當蜀魏時陳倉東北十五里爲郿城亮攻陳倉不拔又攻郿不能克乃引還國志雖無其文而漁仲博雅必有所本則高帝後亮亦攻陳倉及郿而不獨屯渭上由斜駱道矣蓋駱谷從出扶風隔南山中有三嶺一曰洗嶺近芒水在盩厔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固郿斜谷水所從出以入渭者也乃知斜駱二谷在南山中其脈勢實相連接緣本著末則郿與盩厔皆有駱谷而雍大記乃統稱斜駱道云所以記事者又有元儔西幸由斜谷之說見

次柳氏舊聞及張耆舊傳

漢中府志

興安州修越嶺關哨樓記

湖廣巡撫洪如鍾人漢中

關中自雲棧而南達於褒谷為漢中郡沿流而下七八百里為興安州實蜀楚之咽喉亦一大都會也俗固樸陋而時患盜侵如東接荆鄭成化時流賊劉千斤和尚之亂數年不息至今大臣出帥屢勦而後定故設重鎮以撫治之往事俱在承平既久草藪竊發一切防禦卒散弛不理十餘年來漢上各州邑無歲不有賊擾己巳庚午之際兇燄燎原莫可撲遏村落幾空偏處城下擄掠焚屠慘不可言近雖多所芟鋤稍稍寧止而大盜猶剽劫於延慶之間撫勦兩窮民卒流亡皇上眷言西顧發帑

金十萬特遣繡衣使者往賑而安輯之猶未安平警報狎至百姓皇皇莫知保聚蓋傷弓戒矢不直震隣已也先是吾師漢陽蕭公會以才望分藩興安維時惠政旁敷兵民安枕外戶不閉至今念之每引領東望曰安得蕭公來再撫我乎一時廷臣為西秦重地計咸相推轂遂起公田間畀之鉅任公知民苦賊害久矣甫下車即飭戎備練鄉勇精器械習射撻禦侮之術亦既畢具復思據險扼要尤固圉之良策乃徧歷山谷周爰諮詢復得州迤西百二十里有所為越嶺關者見其翠嶺蜿蜒於萬山以西峭壁斷崖捫厯躋攀為興安漢陰交接之道誠郡邑之門戶而天然之鎖鑰也若設為關隘得其人以守之則乘高俯矚

無遠不矚無擊不利所謂形格勢禁法莫便焉賊卽猛悍慄猶能飛度耶又念時詘舉羸民力爲重凡創造營作之費俱捐俸入括贖錢爲之而不需民間一錢不勞民間一夫規畫既定牒其事以聞諸上大夫皆報可靡不嘆服公曰保障哉賢於十萬師遠矣則越嶺關之設之不容已也是役也費不逾百餘金工不必動大衆民相與競勸樂趨匝月而報歲事其屹然崇墉爲巨鎮關門者一爲敵樓者三其左右更立營房築墩臺貯砲石弓弩其人以州之守禦所官軍輪流隄防時加操演賊有不望而氣奪聞而喙息者乎此關一設眞數世之利頃者藩臬劉白二公來守茲土皆以平賊功相繼開府去况公之費約而利溥

防嚴而利周者哉銓樞之席當虛焉以待而漢南人士將世世尸祝公不絕也不寧惟是往歲 乘邊吏之不戒突入狂逞蹂躪內地遠邇震駭所過之地畧無堅城使早如公之策營度而繕葺之豈令虜騎充斥至是乃知設險守國易訓昭然徹桑網繆詩爲知道而公之策固可移而行之諸邊矣然則聖天子嘉乃丕績寵注優擢詎有量哉工旣竣士紳父老德公深問記於予欲垂之不朽余爲公門下士不敢以鄙俚辭亦不敢爲溢美之文謹紀實蹟如此公諱丁泰湖廣漢陽人辛丑進士大茹其別號云於時督工則州判王迥所百戶崔昌允相度則博士弟子黃色先張勛而州守劉秉衡平利令魏可教洵陽令陳體

貞漢陰令孔貞祚紫陽令孔秀裔白河令趙國琮樂觀厥成各有捐助法得備書

興安府志

上汪制置書

王咨

某聞之佚勝勞治勝亂佚與治在我勞與亂在人此非兵說也用國說也勢相衡事相權能得其機而執之則先者勝夫惟在我者無宿憂則其力全力全則有成謀處我于佚與治乘彼之勞且亂有所不動動必有濟譬如人之一身將與人鬪當無事時必思休息屈伸使筋骸之會無不舉之處夫是以能待敵于卒然而無後憂如無故而先自勞其身以犯風雨暑寒之變則病將起于腹心而中先潰自謀且不給何有於制人以六國而

敵一秦六國之力全秦雖強無奈其爲從也而六國者汲汲然不能以一日此其勢不歸秦而何歸天下皆曰晉之東不能濟一甲于長江之比履神州之故封自今觀之有不足惟何者上流之勢皆移于人一變僅止一變隨起所因且藉者皆內自戕伐之自古圖回中原必兼用蜀而我初不能得既復不能有一失于李雄再失于苻堅三失于譙縱猶初無蜀也我旣亂且勞幸彼之亦然故能支四大變于捨攘之外此天也凡用國必有根本之地培植擁護當使其不搖取之常不盡其財而用之常不盡其力是故愛根本如愛吾命而後可圖也今天下根本在蜀蜀根本在兵與民憂在民則不恤兵憂在兵則不恤民通而

一之以固吾國寔有統府在及今無戰時當使優游而不勞靜治而不亂二者朝廷已寄之重臣開府而來一切鎮以清靜凡所施設皆爲國家惜大體而壅培其根蒂環數千里之地夜郎牂牁之境前此時斬艾草木以邇吾封乃今帖帖不敢少肆蓋西南一面可賴矣天子注想名德攷朝家登庸龍首故事在公已晚顧宣威靈府未有以昇蜀事者雖然上豈以一方易天下大計哉其自此歸矣而某預爲蜀憂何者時方用兵符檄星流急科嚴征民曰不得已不敢怨今號爲無戰而所在瞽瞍不異鄉時不知有急復何以加之諸葛孔明用蜀賦養蜀兵閉關息民十五年而後出之師行不能越五丈原國已坐困蜀之力易

屈也今宿師十萬幾三十年盡西南之力以給而內郡至無備汶山以西邛笮以南牂牁犍爲之壤皆控帶外彝緜亘交趾而羸髻羶裘與我互市雖扼形勢之地無宿儲而有冗兵大抵爪牙脫落無全力矣盜之於人也必其垣墻之不支雞犬之不聞而後得其隙焉今秦川三邑號蜀門戶而無急憂豈不遲憂哉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緜數百里梯空棧高人不可出非騎兵衝突之地敵之長技至此無所施此堅守之國也斯可深慮者吾之中枵然而虛問其武備有役之兵無戰之兵問其財賦廩無見糧帑無藏錙羣縣皇皇日不暇給而民之爲生至不足賴非大臣見懸眇之義誰當憂之往年閣下調邊事三日舉守

臣曰訓士丁曰督軍儲而近者不許縣邑括隱戶之賦此皆深思長慮爲保護根本之計所以惠蜀甚厚將次第爲上盡言之某尙何所伸其喙雖然嘗試妄論今之急政五一曰嚴取貪吏之侵漁以杜邊釁二曰大攷守兵之赤籍以責實用三曰明絕郡縣之誅求以開民生四曰痛省官吏之冗員以去浮食五曰盡蠲積年之虛額以寬期會蓋邊本無事而貪吏生之軍本有籍而姦濫冒之調度旣不得已而言利之人欲根株盡之經費至不能給而無益之員又蠶食之至若歲入之虛籍終不天降地出徒使其急征他取以赴期會如割股啖口竟亦何益誠莫若爲之一洗使民輸以時穫而粟織而帛不至稱貸以重其困

與夫上之四者皆以次舉行當此少休庶其佚而不勞治而不亂以備不戒此在執事一露章耳鄉者兵民之權分故有所扞格而不得行乃今蜀中外之事盡制于統府此非可爲之時乎願深念之某西山之鄙人往年不度其賤數袖書請見而下執事降色辭接之調一官躬耕待次日旣一年從父老游而目世之病因六蠹之東故敢妄有獻焉夫作巖邑甚懦不武預以不治爲兢兢然有盟不寒決不至爲蠶尾以負所學風雨不時知有庇身所也幸甚幸甚

全蜀統
文志

紫陽乾溝平賊記

劉四科

隆慶元年巨寇何勉蜀人客寓星子山率子弟數十人劫掠商

三省通防備覽
七
販流毒一方老戶唐三揖報到縣緝捕間勉取唐三洞胸支解而去遂爲大盜聚衆千人結寨乾溝懸厓峻險無路可通賊勢日熾屢敗官軍奪我糗糧焚我營寨漢中通府朱公死于劫火當事者會調鄖襄川陝漢羗各屯兵三千餘逾年不勝又調金州諸屯千夫長劉時春百夫長謝朝元魯卿諸軍亦復與尸關南少叅王公名文翰山西汾州人申請總制曾公遣將撲勦又逾年不下糜費糧餉以萬計至戊辰孟秋公遣邊軍王達以火炮擊碎勉首餘黨悉平王公駐紫年餘凡所經畫皆與代築壘固尉鍾江靈運籌之紫陽縣志

紫陽三河平賊記

魏學曾

孫公銓浙江永嘉人陝西關南道副使嘉靖乙卯流賊李三嘯聚千餘人據洞河高峯寨立數十營橫行劫掠荼毒生靈男女悲號溝壑四方者不可數計公目擊塗炭驚悼流涕乃會同守道吳公乾提大兵發漢中由金州抵紫拒守半載屢戰不勝陣亡益多又調本州勇首龔進舉趙廷美等百十餘人兼程卷甲而來衝突大戰賊懼夜遁三尖山湯振勇尋跡追殺山麓間賊以困疲勢莫敢敵又潛遁界嶺勇兵徧搜追賊赤身就地野戰卽斬賊首李三父子生擒花關索數十餘首獻功三百餘級巨寇旣平民生始得安堵矣同

刻八陣圖說序

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子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子嘗之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子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

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祖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

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鬪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武

八陣合變圖說叙

徐昂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于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后而實得于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入其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于後出入

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爲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之風遣使

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
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
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
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為
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
以成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
之氣十倍尋常矣乃制為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衝則昂
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田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
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入陣圖說中來邪若夫
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同上

金公祠記

國朝劉應秋興安州人

有明之季羣寇蜂起虔劉黔首如刈草菅司牧者環視而
不敢救及屠戮既盡而明之天下隨之安得郡守金公數
十人布滿天下其所安全寧有既乎精忠大節五十年如
一日也公楚人名之純號復濱領萬歷乙卯鄉薦由河南
浙縣論來蒞茲土六屬吏皆迎於道以輿服例金進公叱
去之或曰例也公愀然曰州取縣縣取鄉民不堪矣於是
屬令有望風解綬去者下車廉訪利弊鉏擊一二豪強之
齷齪政令為民害者奸宄屏跡州人悅服公黎明視事日
昃退食蕭然若諸生訟片言取決案無留牘汲汲以興文

教爲已任立程課士一時人文翕然丕變凡厥饋遺一無所受平居與民恩信浹洽直如家人父子是時諸大寇躡秦楚間所至無堅城偶至興安爾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公倉卒料丁壯備戰具帶劍登陴身當矢石時署有古井李宜人坐井上與公訣曰勿內顧脫不利此其所也時久旱夜半大雨濠水暴漲賊引去居無何復薄城下城中糧且盡且暮陷矣公乃作書間道遺旁郡將軍唐通以數百人來度其隊寡不敵公乃鼓勵城中壯士夜縋與官軍會銜枚走賊方飲廟中列坐歌舞我師猝至賊擾亂砲發渠魁殲焉餘胥遁去而孤城以完且興地荒殘三空四盡公

區衣物爲犒賚具兵皆感服賊旣潰公既級驗俘馘而賞之卹死事之孤而勞其劊於矢石者先是民子女掠於賊者悉俘於官或議以賞戰士公曰此族流離極矣尚忍言此哉檄所親識完聚之公前後力保危城衣不解帶者四十日夜是年民饑且疫公乃設醫藥爲糜粥於路以賑濟之有死者官擇地以葬掘塹周二十丈掩其遺骸迄今餒而安於泉壤者猶名萬人坑云公以誓死殉城城完而公病矣崇禎甲戌之九月公卒於官州人罷市巷哭如喪考妣署中壁立棺斂不備守道王公在臺檄屬邑賻贈歸葬士民益香送三十里公沒後不十年而興城遂爲賊陷州

人有見公絳衣大帶立睥睨間者以為公死且衛興安焉
公之一身係興城之存亡是有功德於民而宜廟食者也
事久論定郡人士公呈籲請崇祠名宦得蒙

報可仍記其治行勒之貞石以垂永久

一研齋文集

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

王士正

嗚呼此明故興安知州復濱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
也按公作書為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是時大軍在
楚蜀賊入漢南秦督洪公疏所云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
萬自巴州入西鄉者二三萬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
石泉漢陰之間畢會於漢興而旁突商維素事大可憂者

正其事也是年八月遂有車箱峽受降之舉三秦潰裂竟
至淪喪嗚呼賊焰方張不可嚮邇名郡望邑所至瓦解而
公以區區忠義之氣激發士民兩全孤城於百萬虎狼之
中及其鞠躬盡瘁猶絳衣大冠神睥睨比於伍胥南門
之事嗚呼偉哉可不謂忠乎公沒四十餘年而仲子會公
壬戌舉禮部第一入翰林與予為同官予因得拜觀公手
書而恭跋數語其後亦以見天之報施勞臣有以也
洵陽建設七里關路碑記

鍾儀傑

漁洋文集

七里關界秦楚之域萬壑窈深千峰攢峭豐草茂林延亘
百里考洵建縣以來其地未設官也我

皇上仁師定鼎削平海內流賊餘孽郝永忠李永亨等竄伏竹
房間出沒漢水以南歲無寧晷大府建議設守備一員馬
步兵三百名駐劄禦防而又慎難其人蓋以此地山峻谷
幽袍鼓時聞險阻不測非素諳韜鈴熟悉形勢未易勝任
也徧簡部下得明威將軍李守戎以聞部議報可康熙元
年十月望守戎奉檄任事甫至見喬木塞道輿草被山石
岫巖巖猿穴鳥扃人不可居乃率眾伐樹焚茅鑿山平土
隨地形高下曲折穿柵欄築壁壘週遭七百餘丈建敵樓
七座營房四百餘間守禦有法偵探有法援勦有法寇賊
平息

朝廷命大帥征勦餘寇大帥知守戎智勇調為前茅初遇賊
於房之橫水守戎奮勇當先賊眾奔潰又進張洛河直搗
賊巢殺偽職白馬輔等擒二十人又於連三坡設伏兵殺
賊副將等三十人擒七十人又入山招降賊百餘人隨京
兵進攻招降賊偽總兵副將等一百四十七人又率眾抵
李永亨寨攻戰圍困身冒矢石拔城殄賊奏凱旋師竹房
巨寇從此蕩平守戎之異績偉伐真有大造於漢南也茲
欲勒石以垂不朽徵余為文以記之余謹按其事如左而
論斷之曰丈夫處世所恃以不朽者功與名耳功莫大于
奠社稷安民生而名即隨之當守戎之未至關也洵之民

朝爲良耜夕爲賊俘矣父母妻子顰蹙莫保及守戎之旣
至關也民之安于耰鋤者不復擾于戈兵矣雞犬桑麻幹
止自寧伊誰之功歟郝李盤踞竹房二十載令洵民苦于
係累楚民罹於塗炭蜀民敝于虔劉守戎鷹揚虎奮迅掃
逋逃三省安堵夫豈功在一方與

國家神武丕昭所至向風海隅獻琛者接踵而至何物渠魁
敢于負固梗化也專閩運籌一舉廓清奠社稷安民生勲
銘册府炳燿千秋雖伏波之銅柱叔子之峴山何多讓焉
守戎名良臣字平遠延安府宜川縣人康熙四年五月初
五日記洵陽縣志

洵陽修仙姑礮路碑記

鄧夢琴

終南居地絡陰陽之中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北
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嶺南爲地絡之陽
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漢水經注云柞水出秦嶺下之柞
谿南流逕重厓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又東南注於旬
水今重厓堡不知何地大約在鎮安洵陽之間李巡曰水
邊地爲厓湧幢小品云水疾厓傾曰礮礮斷處路不可行
架木補之下臨無地秦嶺南北皆有之而惟洵邑仙姑礮
爲尤險歲已亥適有南來道人程本真矢念攘剔之來乞
言以勸諭余前給引云棧浮水面逶迤一線而路又中斷

水深不可逕涉者是也越三年過其地人騎俱可坦行道
人云木皮易朽石砌則平鑿山麓之石補厓傾之缺自然
之道也特集費不易耳蓋自興鎮元戎果齋三公州守抃
堂吳公周行共示各捐廉以為僚屬率其僚屬又捐廉以
為士民倡風動水趨其勢然也路縱九十丈有奇橫七尺
自上鑿險或八九尺不等從下累石亦如之經始於乾隆
四十五年某月日竣工於四十七年某月日糜錢約千緡
有奇嗚呼地絡之陽其從褒斜趨西漢以入江者道過石
門門故在今褒城之北其從藍田之七盤山東達商洛滙
漢入江者謂之筭坡在昔之險未知視今秦嶺何如攷漢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徙二千六百
九十人開通褒斜道太守鉅鹿鄒君首其功唐貞元七年
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回山取塗
人不病涉謂之礪路皆功昭史冊績著金石今由秦嶺逕
旬以達於漢者不知始自何年而仙姑礪之險實扼其衝
伏惟二公同心康濟不勞一民化險為衢人占履坦上佐
熙朝蕩平之治下垂周道則效之規其沐浴而歌詠之者曷
有既哉乾隆四十七年孟冬月日記同上
代擬洵陽縣勅修蜀河石堡記
董 詔 安康縣人
蜀河於古為育谿晉初置戍於育口太康元年遂縣之酈

善長注水經曰漢水又東左得育谿與晉旬陽分界於是谷謂是縣也嗣是郡於西魏黃土於周隋清陽於唐至宋建隆四年而省入洵陽自時厥後遂罔攸聞蓋五季兵燹之凋耗元明生聚之寥落亦可想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深仁布濩涵育羣生百餘年來生齒日富深山窮谷之中鹿柴後徑皆有人跡而是地以南臨漢水北達長安之庫谷風帆霜鐸阜通遠道貿遷有無者瀕水誅茅接費連棟儼成闐闐歲丙辰丁巳以來隣匪竊發潢池弄戈余奉臺檄適綰郡符時以扞禦馳驅屬邑廢舍此地見其屋宇隱軫漫無藩籬因進其人而諭以勸勞作堵有

備無患衆皆歡然喻之適方倡修郡城及役歲而大府移防興元余又有轉輸練操之務亦無由越俎而代顧夫雨綢繆之思則時真於懷也比者

王師霆擊漏網獸竄鹿不擇音蜂猶弃毒茲土之氓幾驚風鶴矣適嚴侯以保薦孝廉方正攝篆是邑受事之初卽親歷山谷督民保聚伏莽作慝者攘剔爬梳已有成績余復以公事至蜀河將申前議則君經營已定而攜畚荷鍤者咸樂事効工越數月以書來告曰堡已成矣衆謂不可無述敬礮石以俟願有以寵錫而鎮撫之也余謂茲堡之築固已久籌於心而莫可藉手今大尹能割己之廉順民之欲

而回余之志是固所為樂觀厥成者其何能辭抑更有望焉郡襟梁帶荆固為秦之南屏而洵前竹房左襄鄖更為郡之東障雖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而生聚教訓固司牧事也繼自今撫循噢咻繼負日至著籍益廣將斯堡也廓宇增陴使洵東百四十里間足以表輔翼而壯巖疆行見王成上增戶之書而田鳳題殿中之柱且將大書特書而不一書此又載筆者之厚望也夫斯舉也大尹捐金四百商民捐銀六千有畸堡甃四百餘丈土築石甃插地四尺外高一丈八尺基厚盈尋頂厚減尋之二女牆半尋疏為五門樓櫓備具工始於辛酉仲夏蒞於仲冬因誌其起訖以

見成功之速為悅以使民者風焉

正誼堂文集

董詒

白河縣南鄉新修龍泉寨記

嘉慶二年秋帥幕移檄興商俾度山原建寨堡以奠民居於是白邑南鄉處士馬君某慨捐本業與同志築為雙寨工既蒞其子茂才二南從余游者也來索記曰龍泉寨居邑南百二十里踞南岔溝五龍尖之麓兩厓旁削中盤一逕邈迤而下二水環之巔有舊址蓋昔人已經卜築因廓為城倚北達南疏為二門中作通衢屋居鱗次望衡對宇無俟越阡度陌而有互為主客之樂南下里餘地饒平敞東西抱厓擴為大寨會於丁方而建門焉而上寨寨門遂

爲重扃更抱水置閤而外寨更峻固矣其內寨卅二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女牆三尺其外寨卅五百丈有奇高減上之半女牆同之閤之外則二水交流儼巨津焉工始於戊午夏成於己未春寨之人謂歲月不可以無誌也敢以請余謂度地居民重門擊橈豈徒以備不虞哉亦所以壹民志善風俗也邑治旣遠居索則情睽情睽則好歧今合數十里內之人而聚居焉作則友而出息則族而談採山釣水秉耒橫經所居有常所習有業保受調賓之風有卽此復見者昔之人如田子春之居徐無霍原之於大鬻近者如孫鍾元之於百泉皆據險相保多者數千家少亦不

下數十百家耕田鑿井自食其力之餘聚徒講學明先王之道以相率於忠孝節義民生於是遂人才卽於是出史策書之以爲美談今寨之人旣以其憂患相卹者相與同心以共謀安宅行見力田孝弟給公家之稅而遵

王道之平康樂和親安平之書上賢大尹且將式禮其廬以爲一邑勸焉其必有以仰副大府籌畫咨謀之意也夫旣以語之因綴以辭曰

惟錫穴糜舊疆鎖秦雍控荆襄矗五龍滙二水昔之人已營此因舊貫廓而新聯雙堡啟重闔倚嵯峨嚴守禦何辛螿敢予侮食舊德服先疇修里社燕春秋比戶寧羣情暢

治經術敦仁讓樂化日慶清時我作記比仇池同
與屬引鹽議准改歸地丁部文

戶部謹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山西巡撫衡齡陝西巡撫董教增奏興安
府引地改食花馬池鹽按丁攤課一摺嘉慶十五年八月
二十二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二十八日鈔出到部據該撫等奏
稱陝西興安府七屬四面皆山道途險峻商人由河東運
鹽赴銷所歷山路六七百里及八九百里之遠雇騾馱載
費用較繁以致每鹽一觔賣價銀四分及四分五釐不等

在商人尚屬賠累不支而居民猶以價昂滋事若不亟爲
調濟必致土鹽日多官鹽阻遏於正課大有關係查從前
陝省鳳翔府屬於復商案內改食晉省潞鹽會因私鹽販
售商累難支經前撫臣成寧方維甸奏請仍改食靈州花
馬池鹽其正課攤入地丁餘費概予減免茲與安府七屬
目前商累情形實與鳳翔無異請援照鳳翔之例改食靈
州花馬池鹽所有鹽課並紙價餘平等銀一千九百七十
七兩零卽於七屬地丁內攤徵解交河東道庫其隨徵之
公務官錢公費除平餘等銀一千六百五十三兩零亦照
鳳翔之例仍行減免其每年應銷額引四千八百一十道

仍照例赴河東道衙門領繳以昭畫一如此量爲改運庶民間不致買食貴鹽藉端滋事而商人亦不致苦累難甘實爲兩便等語臣等伏查河東鹽務自嘉慶十二年復商以來經大學士九卿議令將原食潞鹽之山西河南陝西各州縣仍照舊制定爲河東引地本年三月內又經該三省奏明酌定鹽價均經臣部議令遵辦在案今據該撫等奏稱陝西與安府道途險峻商人運鹽費用較繁賠累不支請照鳳翔之案改歸民運並將鹽課於七屬地丁內攤徵其隨徵公務等銀亦照例減免等語臣部查陝西與安一府原河東引地果如該撫等所奏商運不支恐致貽悞

因何不於試辦期內酌量請改乃該處商人既經認辦三年並未隨引誤課其非賠累不支已可概見今該撫等于鹽務既經定價之後援照試辦期內之案又復改歸民運事屬紛更臣部未便議准且恐他處紛紛效尤於

國課民食殊有關係所有與安府一屬原領河東額餘引四千八百一十道納正課銀一千九百七十七兩零隨徵公務官錢等銀一千六百五十三兩零應令該撫等遵照定制辦理所請裁商攤課之處均毋庸議謹

奏等因奉此當卽飭諭該商遵辦去後茲據該撫臣覆奏緣與安府知府葉世倬詳稱鹽商喬應昌夥商常廷珪稟

稱蒙諭商等遵照舊制辦運何敢多責惟是興安距運城道路甚遠且山深徑僻轉運維艱脚費幾數倍於鹽本前蒙酌定每觔四分至四分三釐不等已屬賠累兼此地與漢中接壤距花馬池較近水路既有漢江可通而陸路羊腸鳥道在在皆可翻越私鹽來往勢難防堵花馬池鹽價較賤民間買食避重就輕亦難禁遏以致官鹽不能暢銷數年以來賠累不下數萬若再因循必致有悞

國課負罪匪輕情出無奈是以於本年正月內以恤商便民詳請鹽歸民運等情呈懇茲奉部議令仍遵照舊例辦理等因查商係本年正月內呈請議定鹽價部文係本年五月內奉到是請改在試辦期內未經定價之前其賠累不支已蒙逐細查明至

國課未悞之處乃商人恐有稽遲先行設措籌納是以幸免賠悞此種情形並非虛捏若此時仍行辦運不但商力已竭斷難從容承辦且山中有挑背負偷賣私鹽者甚多若多設鹽丁到處查拿山中民情刁悍恐滋事端當此萬難再辦之時只得復懇伏望俯賜查核轉詳仍照前議改歸地丁民商兩便均感鴻恩等語臣部查陝西興安府屬前據該撫等以商運維艱奏請改歸民運並未將地方確切情形逐一聲叙是以該駁今復據該撫等以興屬自用兵

之後無業貧民以有挑池鹽為生已成恒業遽行拿禁轉恐別生事端若不亟為調劑必致官引滯銷貽悞正課臣部悉心查核似屬實在情形自應調劑俾商民兩便應如所奏准其食花馬池鹽所有應征鹽課紙價餘平等項銀一千九百七十七兩有奇照鳳翔府例於府屬地丁內攤征其每年應銷額引仍赴河東道衙門照舊領繳至應征公務官錢等項銀一千六百五十三兩有奇亦照應鳳翔府例一體減免仍令該撫等將各屬攤征銀數造具細冊送部核查所有核議緣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嘉慶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相應鈔錄原奏行文遵照可也

興安府志

興安蠶桑須知序

葉世倬

嘗讀周官典絲掌絲帛氏涑絲知古聖人為民計至深且遠也天下無不可畊之士即無不宜蠶之地乃關中宅多不毛婦休其織或曰風土不宜也興安阻山濱漢土濕少寒其風景與楚蜀略同天潤則宜桑溫則宜蠶矣余前年來守此邦見宅不毛婦不織者比戶如是叩之故則曰風土不宜出絲粗劣不中羅綺其利薄也於戲古人蠶桑之教起於西北今則其利盡歸東南秦人知農而不知桑一遇旱潦則饑饉隨之不知蠶桑之利倍於農而其功且半

於農毋乃高曾之失其傳抑亦有司勸課之未詳與乾隆
初興平楊氏惜鄉人坐失衣被之利獨取古人成禮一一
躬親試之無不驗者初無東西南朔之殊於是纂輯幽風
廣義三卷其於樹桑飼蠶繰絲織紉之法具有次第條理
卷末復附以樹畜之道田夫野老皆可通曉夫農書蠶經
齊民要術士民必用諸書非不詳悉要不若以秦人之書
爲秦人勸則尤信而可徵也爰於桑蠶兩卷擇其精要先
付剞劂惟期山農簡明易曉其餘則姑略焉顏曰桑蠶須
知凡我士庶其各依法行之異日繭絲之利溥織紉之工
興當更求楊氏全書讀之揚名岫字雙山西安興平人

同上

再示興郡紳民急宜樹桑養蠶示

葉世倬

爲辨明興郡桑蠶風土相宜急宜樹養事照得秦人業農
不業蠶總由不知古人蠶桑成法致使坐失美利是以本
府今春特刊蠶桑須知一書具詳樹桑飼蠶蒸繭繰絲之
法遍示各廳縣紳民並條舉利益剴切勸諭在案近聞該
紳民私議以

聖諭廣訓重農桑以足衣食一條內有樹桑養蠶除江浙四川
湖北外餘省多不相宜之句妄生疑慮以山中現隸陝省
恐非所宜似本府前諭有不可行者殊屬非是不可不與
爾紳民明辨之恭釋

聖諭多不相宜一向原非為通省郡縣言也今就陝西而論如延安榆林等府邠綏等州極北土燥風寒原不宜蠶至此外各府州即無不宜者詩云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為幽民咏也邠州偏在省西氣候較寒尚可養蠶則鳳翔西安同州等府無不相宜便可想而知况興安處處與四川湖北接壤同一風土更非西同鳳三府可比地濕宜桑氣暖宜蠶自無可疑此本府到任所以汲汲為爾紳民勸也今若以興安地屬陝省遂疑實不相宜以蠶桑之業獨歸川楚則誤會

聖諭失之遠矣又本府訪得漢中之洋縣城固寧羌興安之平

利漢陰向來即多養蠶之家著有成效爾民取則不遠而宜倣而行之春令瞬屆所有養蠶器具急宜遵照前頒書本府欽遵

聖諭諄諄為謀小民衣食本意

陝安總兵王公諭寧陝叛匪記

岳震川

嘉慶十一年七月日陝安鎮王公兆夢聞寧陝之變提兵五百守石泉聞叛者三百人餘眾懷疑貳無統率公衷劍從一弁四僕皆解佩刀宵馳土地嶺嶺距寧陝三十里數百人立矛嶺下仰觀從者勸勿下公曰趣勿怖馳下問曰賊安往對曰在原家莊三十里又問曰賊知我來乎對曰

知未稔公曰吾其明告之命發炮入城升堂如平時儀從容諭之曰知我來意乎對曰聞公屠此城也公曰賊給汝也隻身無寸鐵何屠爲且汝立懸厓墜岌岌吾來置汝於平地彼原家莊三百人已墜苟來歸吾亦生之也何屠爲眾額手曰兩日私念從賊官兵勦死亡匿逃兵律誅死無計自活公今生我矣幸矣時伍籍已焚以五數之凡八百九十人乃下令登陴招逃民安業日中六人荷瓜藕至公曰吾命之來也徧賞守陴者笑曰瓜藕吾兵也兵醉則誣良民立斬之眾奪氣公乃就寢月如晝窓上樹影婆婆公北窓詩曰匹馬入城底蒼蒼鑒此心園中花樹滿未必有

棠陰是夜來歸者八十八人昧爽鼓吹如常復以五數之得九百七十人使投戈歸武庫聞都司某卧傷畏見公公名而責之使爲九百七十人統率復諭眾曰從吾言皆良士卒也夫何罪白蓮賊如水涌官兵悉平之寧陝兵千四百人皆叛能逃粉壘乎汝自度量之巡撫方公提督楊公將至吾歸石泉矣乃爲書與二公言未去之兵本懷疑貳訓慰後矢心無他矣爲衆誦之九百七十人咸歡顏稱慶次日方公晤公子午谷問曰前夜宿北窓下能安寢否公曰防身一長劍終夜幾摩娑方公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賜葛堂文集

陝安鎮王總戎石泉戰功記

岳震川

嘉慶十一年七月八日寧陝兵變勢西趨陝安鎮將王公兆夢提兵赴漢中會監司郡守議邊賊勢保郡城公登南城樓諭關民內避城民毋出徙鎖城闔毋啓居民于五持不可王五者年四十餘居市舍鄰里素弗善也及是蹤益詭秘人尤疑所爲公訝一市民敢違鎮將之令市人皆目王五意有所白弗敢發公察其姦必賊耳目命左右執之檢其襦得書數函皆與賊往還短柬公慮民怯奪氣藏其書以違軍令斬王五南城樓下民歡呼去方中丞檄公至城固付興安一郡捍禦兩楊公皆會營中案上忽賊書數

紙諸公相視駭怪公步行營後一壯夫斲斨仰卧木上兩股紅綠雜帛行滕公曰此是矣叱醒詰訊不承縛送中丞中丞委吏訊服斬營門外當是時積雨陰霾漢水日夜漲湧公提兵至環珠廟登舟將入峽岸上人皆爲公危公持五十金昇篙工曰以賞汝吾爲

主上誅叛禦寇保一郡民命江神必佑吾行破碎淪溺非忠也患汝怯緩誤大事少逡巡卽以軍法斬汝首篙工方四顧唏噓慘無人色士卒已鳴榔持篙踏入中流弩發箭激與江回曲橫波象馬不見不觸半日抵石泉城下是爲八月六日亭午石泉民皆倉皇避賊扶攜老幼入山城內外寂

然署縣合陳君澍循行近郊望大兵至見公營隊恃以無
恐公周視城垣卑庠北尤甚毀附城高屋速撤去為數尺
以大義激獎兵弁人皆感憤越二日午刻賊千餘營列十
五里外丙夜突逼城下縱焚東西關攻城甚急呼聲震屋
瓦城中應以整暇矢石無虛發發必穿胸洞脇賊焚東門
千總鄭富德連擲大石斃二賊賊豪焚西門遊擊齊慎都司
馬金龍撒灰擲大石斃賊豪五人東西兩門既不可焚而
入北城卑賊齊力致死期必破公度其必萃此也自當之
滿貯巨礮二十善烏鎗五十人相機指喉雷轟霆擊骨斷
肉飛黎明賊勢大却公命梟二賊首山顛示民客無恐卽

率兵弁數十人出城搜賊且省東西關焚掠之難先是八
月朔日賊破洋城未折一矢未頽一刃城固屯重兵弗可
撓惟謀東行公素忠憤膽決賊惡之幸公在漢中卽東來
阻黃金峽不及事石泉興安西境之障蔽也倖勝卽狡逞
弗可遏公乃早抵石泉修戰守之具甚備終夜死攻弗能
破營城外數日焚尸扶傷遁去月餘寧陝平公奉德公檄
旋署是役也殺賊七八十誅賊豪十餘皆不足爲公異重
公能以少敗衆保累卵之城于賊氣方銳之時此非忠孝
勃發得士死力而動中機會何能與於此佐戰守者千總
龐梁把總周玉明又有鄴明德姚生枝兩外委世職趙伸

武舉陳善亦周南之干城也余庚午四月始識公一見如舊交皆由葉郡侯數言之余不獲見李牧馮唐馮遂奇士也如公庶幾近之治兵數年與葉公治郡有同德郡人安之石泉戰守之功于史法當特書葉公續修郡志采訪得實屬震川為之記同

勤民栽桑示 并歌

滕天綬

漢南遭寇又遇年荒幸蒙

皇恩蠲免田稅然元氣久衰公私竝困粟賤金貴終不聊生木

府欽奉

上諭十六條第四條曰重農桑夫農事固不可緩而栽桑亦萬

不容緩者也如能栽桑飼蠶或賣絲或織絹一年正賦可以取足有餘其外隙地牆邊田旁溝畔如桃李柑柿核桃各種若能栽種俱可易錢資助爾等務宜加意栽桑餘力植果若民有栽桑百株者州縣以勤民註冊一待栽二百株者花紅鼓樂送迎三四百株者州縣給以牌額五百株者州縣據實申報本府親給牌匾鼓樂花紅獎賞自茲凡有栽桑者州縣每歲造冊報府查桑之多寡即為有司之殿最申請獎飭決不泛視其栽植果木亦如之特示同

滕天綬

再行詳勸種桑示
為再行詳勸以阜民生事本府恭讀

聖諭十六條內第四條曰重農桑以足衣食已經每月講與百姓聽諒都知道但念農是男子的本分種桑則男女都要勤謹種成了桑株葉喂蠶煮繭繅絲上機織作一色都是婦女的事恐民間終未能認真與種地一般爲此另行曉諭刻爲便民通示發與各屬鄉村要使一家男婦通知須要仔細逐句詳看本府前勸你們栽桑原爲一年種作縱有收成除納糧外衣食也在其內人情也在其內婿男嫁女也在其內又兼地方物產外邊沒有進來裡面難于出去所以糧食頗賤不足供用若是肯去栽桑不論墻邊以及空地或移或壓卽自家田地四週界限上都栽起來一者

得利二者一帶綠陰也可歇涼等待桑葉旣多便好養蠶若是自己曉得養蠶不消說了就是不會這桑葉也有來收的若是自己能織亦不消說了就是不會抽出絲來也有來買的若照城固洋縣養蠶處所都爲頭倡率葉也有錢絲也有錢眼見得三五年內將桑上所出的利納了錢糧餘的留做一年費用有等良民思量

聖諭上教人種桑無非要百姓重他的本務做一年長久之計大家依着官府的勸諭這真正是個良民有等惰民不但

不信反說種了桑要起稅最爲可惡你看當今

額外要稅的道理這樣切不可聽他至於種植之利也不止桑樹一件卽如核桃柿餅棗梨蘋果如今一擔也值幾錢銀子倘遇凶荒之年亦可度饑你們若肯向傍水所在多栽些果木四季賣得些錢豈不更覺寬用有餘這都是本府心中指望你們的意思如今且把栽桑的容易長成的容易得利的緣由做段歌詞相勸你們大家看看歌曰
早種桑早種桑養蠶做繭最爲良不論牆邊與隙地移得桑來甚易長三五年來枝條盛初生小樹亦成行春蠶一出食嫩葉蠶大葉多採滿筐須將簾箔鋪淨屋按時添葉要向陽蠶眠不食做成繭擇取吉日下沸湯纔得新絲上

機軸爲紬爲絹家內藏有時集上將來賣存卽又好做衣裳不然將絲與葉賣收絲收葉有客商以此銀錢完

國課民間漸積得餘糧但教婦女勤婦職織絲織布無相妨本府諄諄勸爾等無非願爾家道昌有等嬾惰不上緊聲言難種空徬徨更有訛傳後起稅須知養蠶不上糧況今聖上念民困正賦且免及四方豈有吾民肯蠶織猜疑納稅眞昏狂勸民鼓舞莫認錯大家齊力爲首倡他年桑樹遍田野男耕女織誠安康人人足衣蕪足食始知本府非荒唐再有一言並相勸多栽果木遍村莊果熟上門人販賣開錢到手不空忙靠他幫補家中用有他也可度年荒若能

空處都栽果樹成就過好時光要知共享田園樂記取歌

詞細酌量 漢中府志

漢中賢太守滕公勸民冬水灌田種麥碑記 鄒溶

月令孟夏麥秋至夏也何名之以秋蓋百穀皆成於秋惟
麥成於夏故曰麥秋江淮兗豫間納稼後皆藝麥泊乎麥
實刈之而後播穀一歲如有二秋云漢洋之民異是以原
則麥以田則稻是以歲止一秋而民日以蹙夫天與人以
時人不知乘地與人以利人不知因是負天地也蚩氓昧
焉不得哲人導之其負天地也歷幾千百年而莫之覺大
夫滕公哲人也來守漢郡孜孜以民事為亟先是漢之畎

畝皆資堰渠以灌溉久而有湮廢者公督吏輯治淤者疏
之圯者築之堰制以復仍令歲修以防其潰民胥賴焉然
而堰渠所及之田自冬徂春皆為曠土民不知其可麥公
曰何不藝民曰冬月渠水涸厥田龜坼其何能麥公笑曰
匪伊渠涸人自涸之耳爾僅及春一澹為稻計苟能及秋
再澹則冬水且汨汨而不竭矧漢南氣燠無堅冰冬水澌
活無不可灌者若之何其不麥民從之果驗於是始知歲
有一兩秋而民日以裕昔召信臣為南陽守於穰縣南六十
里迺鉗盧陂累石為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
歲歲增多人得其秋後杜詩復修其業時有召父杜母之

歌今滕公乘天時因地利發前人所未發以粒我蒸民從此飲和食德頌聲與水俱長者洵與古名臣若合符節也哲人之貽澤大矣哉惟是庸人好逸而惡勞向之堰渠歲一濬惰者猶或憚之姦者猶或格之茲爲麥計而歲再濬罔知勞之所以惠之也保毋惰者姦者不流於憚且格乎若然則仍無麥而負天地且負滕公也邦人士慮之請勸貞珉以垂永久俾千百世守之而莫渝是爲記皆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正麥秋之月也

上同

崇儉以厚民生示

嚴如煜

崇儉以厚民生事照得勤儉爲治家之道農民發憤去作

田地厚加糞多鋤草自可多收糧食但不知樽節一年辛苦幾日都可花消漢南民風好飲酒食肉家家詎有現錢賒賬居多到糧食出來却被肉架燒房賤價算去吃少費多便是打算差處士庶人家只要粗茶淡飯過時節待賓客都可將就過處勿貪口腹多費銀錢如此則飲食儉矣漢南婦女近日也紡線織布若紬緞俱出下游其價甚貴棉絮可以禦寒何必皮襖紵葛可以適體何必紗羅輕薄子弟家業都在身上徒惹人恥笑不思穿一件華美衣服要花幾十石糧食何不將此錢去作棉布衣服幾十件穿得半世士庶人家只是粗布衣服潔潔淨淨便足觀瞻如此

則衣服儉矣又如住的房屋只要墻垣堅固不須丹漆雕刻使的器具只要日用全備不必古玩精緻遇有父母亡故以哀痛為主不可延僧道揚幡作齋集親友開筵唱戲以及婚嫁之事都只可稱家有無有等呆漢愛女厚作嫁奩不知女要婿好嫁奩雖厚詎能過得一生若娶妻聘媳浪費多金借債賣田新人進門養活不給必至反目生心尤爲不宜家務事件總當以省節爲心今年省得糧食幾石明年加倍省出則家道興矣今年短少幾石明年就要短少十幾石家道落矣路上餓殍多是豪家浪子本府願百姓們家家富足下鄉親自勸導但恐未到處所尚多就

聽過本府教訓亦恐過耳輒忘合行出示曉諭爲此仰紳耆鄉地知悉汝等曉事之人本府所講勤儉兩字真是傳家之寶父教其子兄勸其弟夫勗其婦朋友親戚共相告誡各村都成一個敦龐風俗豈不甚美如今天下富戶數山西最多山西百姓只是守一儉字就是萬金家財從不輕易飲酒食肉身上穿得如窮漢一樣所以能積錢穀不去爲非作歹盜賊稀少訟獄衰息天下都稱其有詩人唐魏遺風本府願汝百姓們效之則漢南亦可復二南之盛也切切毋違特示

預蓋藏以備凶荒示

嚴如燧

省邊防備覽
預蓋藏以備凶荒事照得漢南地方五種皆宜民間謀食較山外爲易然偶值歲歉戶嘆阻饑其鵠面鳩形流離遷徙較山外更甚良由山外糧貴民知貯積山內糧賤人不蓋藏也古人耕九餘三耕三餘一家中所有糧食必計口多寡貯存數十石數百石漢南之民住平壩者每於秋收有望將家中豆麥稻穀盡行糶賣住山內者新民貪包穀易熟遍山均種包穀包穀至春夏必要翻青剩存不論多少取以燒酒喂猪是以秋收之時滿場堆積至青黃不接往往十室九空天道有豐有歉決無歲歲豐登之理不知及時蓋藏一遇旱澇難免枵腹且山內舟車不通難以接

濟不可不預爲之防本府爲爾民家計打算平壩之民常年豆麥稻穀不可賤價全賣山內新民於種包穀外兼種粟穀黃豆番薯之類包穀供一年饘粥將粟穀黃豆番薯晒乾貯藏本府去歲下鄉勸農已經愷切開諭誠恐窮鄉僻壤未能周知合行出示曉諭爲此仰紳耆鄉地人等知悉汝等曉事明理詎無計深慮遠之心卽當預謀蓋藏倡率齊民積貯糧食愈好卽極不濟亦須餘得一年糧食可免饑餓流離之苦矣本府在山內久備知山內情形能照本府所示做去自然有益無損否則後悔無及切切無違特示

同

勸紡織以興女紅示

嚴如煜

勸紡織以興女紅事照得衣食爲生民之命男耕婦織共勤工作則饑寒無虞從前滕太守勸民種桑至今洋縣出有洋紬寧羌劉刺史勸民採山繭練絲寧紬之利亦厚惟是漢南民俗懶惰婦女尤不勤操作該二州縣之外竟鮮栽桑飼蠶者本府查棉絮棉布作成衣被爲民間長用較絲紬尤爲緊要近年漢南知種木棉秋收之時白英滿畦亦興利之一端無如只將棉花賣錢間有一二知紡線向市貿易並不紡織成布不知賣花之利與作布之利相去甚懸查作布並非難事婦女用輕巧彈經將花自彈日可

彈得四五斤用腳車紡線兩條一日夜可紡線一斤幾兩線成將線漿晒用捻床紗馬約出上機極其捷快一日可織布三四丈計由紡而織勤能婦女四日可成布一匹每布一匹需花不上二斤貴價只賣三錢幾分成布一匹精細者便值價七八錢南方人稠地密村村婦女如此操作所以不憂饑寒卽或貧婦孀居而有此手段自謀衣食所以能撫子守貞無招夫養子寡廉鮮恥之行本府署中內子以下無不紡線織布者現在彈經紡車紗馬捻床機床需用什物均由南方帶來本地匠人亦能照式造作因念民間婦德之不立總由女紅之未嫻家道之不興總由內

助之不賢如果家家婦女能勤紡織則農民耕作至秋方
望收成紡織成布旬日即可見功且農工尚有歲歉而紡
織則不虞旱澇布利既興衣夫子出餘錢以市鹽油什
物儘可紓家道窘迫之憂合行出示曉諭爲此諭紳士耆
民鄉地人等知悉本府與爾民痾瘵切懷當此生計日艱
爾民寧無自計身家之心紳耆詩禮之家卽應訓誡婦女
學習紡織挽偷惰之俗成勤儉之風衣被無窮則紳耆之
力也如有需用彈經紡車沙馬挽床等式着鄉地向本府
署中請領各宜凜遵切切毋違特示上同

漢陰廳教養山蠶說叙

郝敬修

古先王經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有山澤原隰之不
同故洪範八政貨與食並重所謂因民之利而利者隨處
可得固非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也禹貢青州之貢厥篚
檿絲注曰檿山桑也迄今數千百年東省山桑之絲織綢
製衣被及天下爲一方之貨蓋其由來遠矣山桑二種曰
柵曰柞柵葉大柞葉小皆飼山蠶山蠶者異其名於家也
家蠶繭小山蠶繭大家蠶屋蓄山蠶露蓄家蠶採葉以飼
山蠶就樹以飼家蠶歲收一次山蠶歲收二次家蠶工在
婦人山蠶工在男子也一夫計收蠶十萬卽成其半得五
萬之數百蠶之絲價值百錢五萬繭之絲卽價值五萬用

力少而成功多較家蠶豈第倍蓰哉故東省有柵柞即與
 田土同植山無柵柞者且買其子種之期於數年後可獲
 糜絲之利也漢陰僻處萬山到處山桑成林較多於齊魯
 土人名其葉小者為花樞其葉大者為柵樞然止供柴薪
 之用而不知實即東省之柞也可以飼蠶製紬殊為可惜
 敬修來守茲土思舊藏養山蠶說其法頗為詳備特鈔數
 本分散各鄉使有山林者仿而行之年來已收繭織綢著
 有成效茲復按其說之條理繪為圖而付之梓庶幾遠邇
 傳流爭相鼓舞數年後糜絲之利之盛於東者不又興於
 西耶則余之所惓惓屬望於吾民也夫

漢陰
廳志

二賢尹事畧

張邦伸

劉公名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父復仁官蕭山令有廉聲
 公幼孤事繼母楊恭人至孝年十八折節讀書乾隆丁酉
 選拔由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縣丞五十年籤發四川歷
 攝大竹縣丞按察司經歷巴州州判嘉定府經歷實授冕
 寧縣縣丞中受知節相孫補山先生擢知南充縣委署崇
 慶州後署廣元縣知縣所至著績民心翕然其在大竹也
 民訟債者負告以半債私獻求不直公佯許示期坐堂皇
 引認兩造遽出負者所獻金曰汝舍半数賄官曷若以全
 數歸主汝能措半必能措全彼得歸母必不求息義利始

終此事釋然矣民感激泣下折券去其在崇慶也民風桀
驁睚眦輒殺人號難治公翦凶導愚威惠孚洽嘗道遇小
兒慙搏者引父兄誚讓之謂牙牯不謹稂莠日滋他日卽
身家之害地方悍疏實基于此聞者咸感歎爲名言而犷
民亦相戒無犯法其治南充廣元也除苛解嬈專以情理
化民案無留訟民亦不忍訟兩縣斷科第數十年公移建
甕宮課諸士文風日起廣元則張瓊賴俊升先後舉于鄉
南充則蒲亨晉中乾隆一卯進士胡大成中嘉慶己未進
士入翰林于是士民與官交馴子伏益熙熙如家人間聞
公婚嫁事慮公貧不能具裝爭獻薪米酒脯雖貧者銖綿
龠米必求受乃肯去蜀遠近婦豎皆稱爲劉青天莫不延
頸跂踵思得公宰其邑也今

上御極之元年九月達州匪民王三槐羅其清讎官謀逆旁邑
奸民皆煽應蹂躪川東北數十州縣

上命雲貴總督勒總統諸軍勦賊三年秋禽三槐公方由崇慶
調辦東鄉縣大成寨糧務與有勞績時賊衆方羸窳不常
經畧勒以廣元爲北棧首衝知公前攝篆熟地勢且久歷
行間能知兵復檄公馳代廣元三壁阻山西臨嘉陵江公
至橫江岸築堅壘數處設礮銃防賊西渡浚濠塹牢柵寨
練鄉勇密偵諜守禦甚備賊屢至屢却之最後賊自秦界

七盤關隘擁薄縣城城西江岸爲市閭輻輳所商民間警
洵懼謀入城公禁勿許諭曰關門數一留三惟納鄉堡難
民不容汝等俱入現在沿江有守兵兵與居民相倚爲壯
汝等驟入城兵必無守志賊來得肆焚掠是入城內一步
卽棄城外一步脫賊退屋宇蕩然汝等又將安歸令在此
毋恐且令止一子率之與汝等共禦賊是夕與子廷榛帳
宿街口民心大感奮誓死守俄賊分屯邑東九皇岩大石
板某帥戰大衄賊笑詈尾逐殘劫鄉堡十餘處公聞率鄉
團疾馳往禦賊素聞公名遂遁去是爲嘉慶四年正月事
也公名曰播中朝多知者皆異音同歎漸達

宸聰四年春

上勅廷寄問會經畧勒上章薦

溫旨擢知忠州

賞戴花翎尋加知府銜陞建昌道是時也

上以川省勦賊日久發內帑撫卹難民兼有招安脅從之

旨經畧勒因委公保寧各屬辦招撫事至今猶未蒞本任云先
是公由南充北上引

見代者至公逋負幾萬金不得行邑紳倡設義局民奔集投匭
旬日完數長吏聞之以蜀人好義爲疑成綿道王公啟焜
面詢公公曰諾是誠士民力王歎曰此所謂君子樂得爲

二名送阿信賢
君子也。憮然者久之。公頹白哲。願身靈立性坦。易謙下視。民事如家事。當差錄繁棘。時機牙立。應喜施予。署中或暇。淖糜猶委宛。應人急。推誠待人人。樂爲用。故幕中多奇士。如渠縣劉君星渠。山西劉君奕峻。梁山張君國風。其尤著者。星渠精悍。有機智。以軍功授通判。

賞戴花翎。張君國風。家頗饒。性伉直。不阿從。公游十餘年。不忍去。公家事多倚賴之。公既擢忠州。受代者則山陰胡公也。胡公名延璠。字孔美。號一峯。山陰人。與劉公同時。有青天之稱。乾隆四十年。以州吏目從征金川。借補鄰水尉。五十六年。有事西藏。隨大吏襄辦糧務。大將軍福議屯兵陽布。

檄公由間道赴帕克。里買糧。道惟土夷。往來無漢人行者。公披莽驅毒。行十晝夜。達其境。險山遮迥。山外卽竹巴哇地。公登眺絕頂。下見翠壤。縣邈無際。較沃野千里。且十倍眼界。一開蓋荒徼外樂土也。俄番使數輩來。赤衫碧曠。裹花罽衣。口呿呿作語。公使舌人宣布。

大皇帝威德。並傳諭大將軍。意賜袷帽銀幣。使跳舞而去。告其酋。次日番民絡繹輸納。公厚酬其值。于是餼糧糴米。及烏拉立辦。輜運以行。先大將軍一日至陽布。事平。大吏交章薦擢。卽州州判。署灌縣。閩中漢州簡州。而治簡爲最著。蜀中州縣官蒞任。市物有官價。供應有行頭。支差有里役。率

爲常規牙僧狡滑之徒多就中科派貽累不少公每下車平價購買除陋弊杜苞苴自奉甚儉服用粗給無宴飲俳優之樂惟恐一事或傷民而民亦愛戴之如嬰兒之于慈母不忍偶拂其意先攝閭中見府城傾圯殊甚竭力督修完固未幾賊衆臨城督兵固守官民均賴以安西門緊靠嘉陵江水勢洶湧城大可虞於是相度地勢循西岸之故道開掘引河以分水勢惜工未竣輒調他邑然水分西流已過半城身可保無虞比至簡枏奎閣懸竿鐙培續文脉建萬安橋以利行人捐修鳳儀書院以教士子以故簡邑自傅輝文張邵後五十年無甲榜嘉慶己未周維翰成進

士人咸以爲培植文風所致云三年治化大行至家不閉戶人人各安其業頌不絕聲嘉慶四年春署廣元令劉公擢知忠州時川東北匪民煽逆已三年餘廣元屢警長吏難其代知公老吏也因扎委簡士民臚善政數十詣陳大府乞留不得去日攀轅泣送者數萬人先是劉公所在民爭餉薪米去必有萬人捧輿事稱僅見其遙相輝映者惟公而已公治廣元仍簡舊嚴堵禦仍劉舊每令出民翕然稱便又以不能忘劉公也必疊口交頌曰劉青天胡青天嘖嘖不置云是年

上發內帑二百五十萬

命副憲廣名興護送達州且相便宜行事過廣元官弁來迎者
飈馳雲集羣議盛供帳公力爭不可曰四川何時廣元何
地

欽使至正當使目覩瘡痍心傷彫劫且知

聖天子撥帑撫卹

睿察萬里俾罹害之難民受賑之赤子實在情形均得

上達使者雖威重噴徒房馬毋誤饑運足矣若虛事鋪張無論
無可措辦卽辦亦恐拂

九重簡使臣意也衆無以難之其餘一切差務無不概從簡畧
禾幾賊匪大夥來廣元公遣二健役訶之降賊遙拜呼青

天曰平時治百姓屬公此日辦難民屬將人衆勢大不能
爲青天遽解散感公意良厚當不復擾此方遂趨南江而
去厥後賊黨又至公單騎赴賊營往諭賊聞之卽狂奔出
境民賴以安此與過饑同是六月事計公蒞任僅五閱月
云公精刑名學然仁慈不苛處事尤平允所至之處首以
學校爲重各州縣聖廟歷年久遠半就頽圯至則庀材鳩
衆立圖振新凡有利于民者知無弗爲嘗以簡州軍糧餘
米四百石填民倉欠人益欽其公廉善詩誌別簡州士民
八章有云念到瘡痍常凜凜無經術倍兢兢神傷隊隊
牽裾泣淚灑紛紛卧轍留皆自紀其實也凡聽訟時細心

研鞠務期曲盡民情無枉無縱而始快故每審一案舌敝
唇焦究極幽隱終以善言切論之人人無不傾服所揭告
示準情酌理綏悉百端字字沁人心脾各鄰邑士民鈔刻
成本爭相傳誦奉爲箴規有聞而垂涕者蓋潛移默化善
教之入人至深且切也每代庖各邑堂額均懸天理良心
四字以期觸目警心當尉鄰水時見城外隙地溪壑幽秀
絕似其鄉蘭亭因搆亭闢逕擘窠書曲水流觴四字劂之
石壁暇則携朋輩飲酒賦詩怡然自適髣髴孟東野射鴨
堂房次律漢州西湖一時傳爲盛事其雅尙又如此
嚴樂園郡侯五十壽序

岳震川

錦里新編

縣令爲古子男之諸侯去民最近太守爲古連率之職去
民稍遠然太守誠能急民之病恤民之災呼號不忍拒攀
援不忍絕則太守雖貴爲二千石又未嘗不與民近也若
我樂園郡侯殆忘其爲二千石之尊但知此身爲郡民之
所倚賴又自念古所稱良二千石與天子共治天下者非
我而誰不仁不可不知不可不勇不可仰希古人三德之
十一二而一出於懇誠則事無不集公之治漢中也精神
注二事一曰教育人材二曰興築水利教育之效前年書
院登科者至六七人皆公素所獎拔佳士此前數十年未
有之事也漢中山厲水刻屈頗稱上腴恃水利也足材用

三省邊防備覽
成百志型禮俗俱恃此水利得則民氣樂而獄訟息水利失則反是縣令或燕燕居息則豐饒無從得公涖郡五年視南褒城洋之瀦堰如淑浦之園池其深淺通塞清濁水結春融無一不在公目中其工築之堅脆紳耆之誠僞可恃不可恃無一不在瞻言百里之內是以漢中四五十年以來非屬縣久訟雖四五月灌溉方急未見有太守赴堰者公則霜雪沍寒之時嘗一至再至思患預防示民方畧從公指示無不中機會被膏澤昔畢秋帆制府奏公行誼才能於朝曰廉潔正直才識俱茂及

御試孝廉方正取公爲天下第一公之對策亦自言耻爲無用之學觀公治郡之政其絕私也近乎仁不可欺也近乎智不可奪也近乎勇督撫大臣之所以薦公

聖主之所以擢公而畀以合與公之所自許者已俱可無負然而公之誠意惻怛不獨明足以活人且幽足以感神今年南城洋三縣入夏四五十日不雨公憂形於色寢食靡寧聞洋縣益水村湧泉寺久著靈應公舍車而徒走十餘里持兩瓶納泉底長跪泉岸吁嗟而求久之兩瓶踴出清流涌注公分給城洋紳士虔奉以禱歸至留村墨雲布護遮列火傘林木震動陰氣薄人甘霖傾注自是連雨三日赤土皆綠波秧田盡如罨矣非公誠意惻怛何以山川神祇

風伯雨師如響斯應不遲晷刻如是耶洋之士民祝公爵秩益崇又願

天子待公如漢黃霸故事加秩賜金高其車蓋勿遽去吾郡也此願果能遂乎七月二十四日為公五十誕辰屬縣皆為文以頌公之德震川客金州未得歸拜於公之堂從鄉人之請述公救災恤民之誠上感神祇者仰希雅頌之遺風願公痛飲十觴以答斯民洗腆用酒祝嘏無疆之深意焉

賜葛堂文集

送葉健菴入都序 丁卯

岳震川

自京師士大夫與公善及秦中官吏誦說橫經之士皆知

震川與公為莫逆交四年矣至於有善必告有過必規有關正學經濟之書必分所有以贈則人不能盡知震川心私識之今公入覲

九重出為二千石巍然方面震川何能無詞以贈公在近日士大夫中庶為知教民有父母之德意者震川今年五十有三親睹縣令至鄉宣講

聖諭廣訓前僅得一梁公諱作則廣東進士其時震川七歲縣令奉太守郡公之命屬訓導至吾謝村橋聚諸生宣講其時震川為舉人年近四十至乙丑向明府與兩廣文分鄉率諸生宣講則震川通籍後授徒西安年五十一歸聞而

三省邊防備覽
喜蓋五十餘年中舉此教誨之事者僅得一太守兩縣令
孫可之稱唐之縣令曰醉醲飽肥囊帛積金笑與秩終韓
退之稱子厚之在柳州不鄙夷其民凡醉飽終秩囊帛積
金者皆以教民爲迂者也皆鄙夷其民者也凡不鄙夷其
民者皆欲令民之醉飽家有儲金以教民爲萬不可緩者
也山南之民貪嗜酒肉不謀蓋藏見於前代之史誠有如此
此些窳者遂謂沃土之民不材絕不可教則爲謬戾無德
者之言斷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識莫正於明順逆心莫良
於戀桑梓俗莫美於尊長官去年七月初五日之夜五郎
賊叛以降免死山南負販農人皆謂此輩叛賊必當誅死

何猶翩翩裘馬爲兵無恙又反得官耶不死此罪何罪乃
死此罪猶活吾何由生達州臘月之變山南之民皆曰此
由五郎賊不死視叛逆猶兒戲耳瓦石坪之變山南之民
皆曰五郎賊若皆戮死無此逆謀並無前逆謀也此不謂
之明順逆不可也其識正嘉慶二年白蓮教自楚入興安
漢中界蔓延至八九年乃奏肅清山南之民移家出棧者
無十家其農民皆種桑植木耕獲不以寇廢陶旒未成必
卒業成室乃已羣盜如毛終不去鄉重桑梓也其心良循
吏難得如獨角麟稍善則頌大惡乃訟官或鄙其民民猶
美其官尊長官至此亦足矣其俗美此舉可教以賢良孰

為桐鄉朱邑孰為中牟魯恭孰為長興歸熙甫恣睢暴戾開口鄙民不可教耶公為縣令僅一年為郡丞乃二十年公知天爵之貴雖將相公侯不足增公性分之重然以公二十一年之閱歷蜀越楚秦之官之眾其教民出於至誠者凡幾人其絕不教民躋顯位者凡幾人其聞教民之言陽奉陰違者凡幾人太守之職在分別縣令之賢否以公道進退或公之所善而督撫藩臬諸大吏不以為善或公之所不善諸大吏反以為善有識之士將於此觀公之誠能感乎上下責公之身教於縣令之賢否公固不待人責自責者也貴不責善何以友為賤民又安恃耶劉端臨廣

文以陸清獻公之為人望於公以其集為公壽清獻公為學何如涖官何如公俱洞見其蘊公豈但能治一大郡已耶一郡之治良不易震川將以治平第一望吾四年深交知教民有父母德意之健菴矣若公之所以教我者則有陸平湖之二箴在同上

雲谷鄰水退賊記

張邦伸

嘉慶二年十月達州邪匪王三槐等率眾萬餘人圍鄰水文廟被焚縣令團集鄉勇日夜堵禦稟請督軍救兵不至危甚忽縣役若有神憑之者傳言需監純黑大燾一桿上寫孔聖大元帥軍令方能退賊令計無所措如言趕辦遮

包童帶領鄉民五十薄城下聲言殺賊守者曰賊眾矣五十人何能為速入城中免致啖虎包曰賊何在曰在東村門啟入者半包領其半徑去至東村見有賊數人酣飲鎗斃之一男一女持其級入城詢之一為賊目王三元一則王三槐之妻也賊眾大至見城上旗驚曰此豈黑蓮教耶何人馬之多若是于城北建木城高與城並誓為其弟復仇不滅不止前降神者復號于眾曰盍焚之有壯士數人持火器火藥縋城出潛至木城縱火風勢大作烈焰熏天眾鄉勇嗚炮擊鼓蜂擁而出賊驚潰圍遂解

錦里新編

鵬粉曰事涉怪異而詢之鄰邑人言人人同與吾家桓侯顯靈聞中以駭退獻忠者無以異可見逆孽之亂神人共憤也

德將軍戰功記

張邦伸

嘉慶四年三月額侯梁山一戰殺賊四萬餘人有名賊匪俱已勦滅其逃竄者不過數百人指日可以蕩平惟張漢朝一股在陝甘滋擾額經畧帶兵赴甘德系贊帶兵赴陝相機兜勦勢難兼顧川中賊匪又復聚集五年正月十四五冉天元雷世旺徐萬福張子聰陳得俸五股賊夥會於定遠偷渡嘉陵江約四五千人各處焚掠朱鎮臺射斗追至蓬溪老虎臺遇害賊遂蔓延射洪鹽亭愈裹愈多漸至南部交界富村驛南部令王贊武殺賊而亡賊益猖獗西充梓潼彰明江油處處告警眾至十餘萬成都大震德系

贊楞泰由陝西西鄉調赴救援二月十八日至廣元由昭
劍前進沿途商旅斷絕場市一空二十二日抵武連驛該
處房屋焚燒數十間居民亦無探得劍州元山場等處屯
聚賊衆已過大路之西若由梓綿尾追兵返落後武連右
手小路可以繞出江油之重華堰菁林口卽爲龍安等處
要徑既可追勦又可顧及劍道且較便捷二十三日趕至
張村壩我兵已扼據賊路前哨探賊衆尙在東南新店子
馬蹄岡一帶焚掠二十四日自北向南行營十餘里卽有
烏籠寨寨首具稟該寨現有賊匪千餘人圍攻危急萬分
懇請勦除卽趕至寨男婦老幼號哭荒亂已極賊匪見官

兵趕到舍寨來撲我兵競進殺賊三十餘名追至馬蹄岡
正欲探明新店子追勦詎敗回之賊復統衆三四千人騎
馬者甚多分佔山包我兵亦分路進剿擊殺賊百數十名
復追至黃茅嶺沿途斬戮擒獲不可勝計下視新店子賊
巢一帶蟻聚蜂屯拈據九個山包排列齊整賊見官兵槍
上黃茅嶺遂分四路每路約有騎馬賊四五百人步賊二
三千人洶湧而來賊衆兵單恐其不能顧及當將擒獲賊
一百七十餘人盡行斬訖隨派分賽冲阿帶領侍衛富僧
慶楞額協領明法富珠祿叅將李應貴劉維繫遊擊馬應
國李東山馬元得王霖都司劉彪馬文斌守備彭家棟袁

陞侯等爲一路合阿穆勒塔帶領侍衛花品法伊尚阿總
營色十爾滾富登額叅將蒲尚佐遊擊何君猶都司何維
守備高法榮等爲一路德叅贊帶領侍衛阿那保西拉布
先什布營總靈阿前鋒校珠爾杭阿巴哈佈副將馬瑜遊
擊馬濟都司張應貴馬占魁守備楊鳳魁馬光宇楊春和
等爲一路各路分帶滿漢兵丁並進冲壓數次箭射鎗擊
殺賊三百多人見有身穿蟒袍草帽上帶花翎賊首二人
分路催督衆賊壓下官兵三路馬隊緊追其一穿蟒袍者
隆馬當被鄉勇冉玉龍生擒一穿蟒袍者被索倫委防禦
箭傷逃脫尚有帶花翎賊目一名被吉林藍翎催常在鎗

擊下馬卽被拖去猶鎗箭齊進繼則愈衆愈多鎗箭刀矛
交錯鏖戰兩時之久賽冲阿溫春阿穆勒塔忽被重圍箭
枝射盡持刀砍殺德叅贊一見卽帶侍衛將弁兵勇飛奔
救援喊殺連天鎗箭刀矛蜂擁前進痛加殲戮內冲外擊
重圍始解德叅贊復率各領隊將弁兵勇直前衝殺無不
倍加出力殲戮賊匪不計其數直至酉刻將賊勦退由黃
連堽古樓山而逃訊據擒得賊目名陳得俸係線字號著
名首逆交魁營解赴省垣凌遲處死楊正洪供鎗扎賊目
係冉天恒已死箭射右手係冉天元尙有三四個頭目帶
傷拾回都死了把五六尊大炮丟在新店子池塘裏可以

撈起隨令兵役前去起出劈山大炮六座其生擒陳得俸之鄉勇冉玉龍當卽賞其頂戴據稱家貧親老不願做官卽酌賞銀二十兩是夜探得逆衆被勦後漏夜將男婦大小潛逃留戰手五六千人守候並探得兩河口尚有賊匪千餘人焚掠兩河口離江油縣三四十里既有賊滋擾卽應截勦逼歸一處方免牽綴兵力二十五日派令賽冲阿富僧德馬瑜等帶馬步二千名赴彼截殺旋據稟報該匪折回已與冉逆等併合二十六日探得冉逆等四股賊匪在白家壩一帶又與屯紮魏城驛之白號張子聰度向瑤雷世旺合夥德叅贊隨卽帶兵前進抵石廟子見有馬步

賊四千多人前來迎敵較前忽少止擬議間哨探白家壩左右山溝樹林房屋內俱有伏賊藏匿是欲誘我兵下山墮其奸計隨派賽冲阿等帶馬步隊由長溝木龍觀進攻德叅贊督率温春馬瑜等由箭竹溝山梁直進囑令各將領只須往來兜擊不必深追賊卽分頭來迎馬賊極多德叅贊催令齊進鎗箭並發六次壓至河嘴每次斃賊十餘名或二十名不等殺賊百餘人而賊總不戀戰見我兵不墜其計始行敗退是夜風雨大作四更時偷撲李應貴李東山等營鎗炮轟擊斃賊十餘名丟棄鎗矛二十餘件查隨帶戰箭俱已用完現在飛札調取並調阿哈保之兵來

營協勦二十八日阿哈保李肇祖帶領滿漢屯土兵勇二千餘名前來並帶有軍器火藥等項足用二十九初一日賊在白家壩連經德叅贊勦殺二千餘人窮極分竄一由武連驛開封廟焚掠一由箐林口重華堰焚掠德叅贊帶兵追勦連得勝仗初五日賊折回馬蹄岡白沙坎等處初六日德叅贊在馬蹄岡接仗追至磨子河擒獲賊首冉天元並偽帥傅姓殲斃賊匪千餘名生擒賊匪數十名拾獲騾馬五百餘匹扎營石子嶺將逆首冉天元解省候古初八日賊由上亭舖觀音寺一路竄往劍州之元山場德叅贊於初九日駐扎梓潼縣城初十日至大河路十一日至

開封廟十二日扎營板橋賊由柏林廟奔竄十三日自板橋移營約行三十餘里至楊村壩石門寨賊屯寨上官兵四路進攻聞朱鎮臺帶領陰兵飛砂走石大顯威靈賊甚荒亂午刻官兵撲上賊寨殺斃三千餘名生擒偽總兵李斌賊目董廷華併陳得俸之妻郭氏等一千四百餘名觸石跌崖者不計其數投出難民二千餘名奪獲鎗炮騾馬甚多餘匪向南部奔竄十四日留住一日搜山十五日拔營進勦十六七日由南部西充一帶尾追十八日至富村驛聞賊於三更由石梁子翻山搶渡王家嘴淺灘太和鎮已被焚掠十九日速派兵勇趕至王家嘴賊匪荒亂赴

河淹斃七八百人二十日由太平鎮趕至石子嶺連路俱有擒斬二十一日由景福院前進二十二日趕至蓬萊鎮知賊巢屯新店子二十三日行抵賊巢正在造飯帶兵直衝殺賊二千餘名生擒一千餘名投出難民二千餘名將首逆雷世旺孫老六度向瑤均已殲斃獲炮五尊奪獲騾馬一千三百有奇鎗矛無數大小旗三百二十一面其時成谷太和仁和仁義四寨俱有賊匪滋擾聞新店子喊殺連天四寨立解救出難民一萬餘人該匪狂奔由資州資陽等界我兵截回日行總在一百二三十里跟蹤勦戮不予以暇途中亦多擒斬並渙散者亦不少二月三十日兵

到樂至縣屬寶林場有騎馬賊五六百人當經吉林索倫馬隊緊追到捲洞橋殺賊百數十名生擒八十餘名四月初一日我兵由中江之懶板橙進發初二日折至茶店子哨探賊匪是夜頓破石缸一帶等語查破石缸東北通葫蘆溪豐谷井西南通黃鹿鎮金山驛綿州恐賊由黃鹿鎮出綿州則省垣又爲震動卽於三更發兵由茶店子取道中江前進初三日辰刻趕至黃鹿鎮正遇賊匪自破石缸痘疹觀而來一見我兵卽站踞山包抗拒兵勇分股截勦有馬賊千餘步賊三四千人憑高下壓我兵仰攻數次殺馬賊十數名步賊二百餘名賊敗乘勢搶上直壓下澗漕

溝殺賊五百餘名跳入堰塘淹死者二百餘人生擒六百八十餘名臨陣投出難民五百五十名餘賊分路由傅家河高屋基豐谷井奔逃我兵追殺六百餘名又逼河心溺死者約有七八百名生擒三百七十餘名又有河邊投出難民三百餘名餘匪遂由楊家灘踏淺過河官兵已行一百四五十里時已酉刻只得暫息殺死偽總兵張長生探馬頭王貴等二名擒獲炮三個鎗四十餘桿刀矛一千八百數十件旗幟一百六十餘面馬騾三百二十餘匹當下分賞兵勇訊明難民匪犯分別辦理初四日奉

旨德楞泰着署成都府將軍欽此是日由金山驛搭橋渡河向

沉香鋪大路尾追務期盡滅初五日至梓潼初六日駐札上亭鋪初七日藍號賊匪由昭化之貓兒跳全數捨渡嘉陵江約六七千人初八日聞勒魁二督至梓潼仍回梓潼會商分勦事宜初九日追賊至清寧口四面合圍白號賊匪不滿千人勢甚窮蹙初十日截殺數百名十一日賊匪奔竄所剩不過三四百人由劍州之江口涉水過河十二日以後德將軍在南部一帶搜捕二十三日駐宿蓬州之復興場二十四日由營山進發飭令李遊擊東山帶兵二千名於沿河迤西防堵二十五日至靜邊寺二十六日至高寺關賊向達州狂奔二十七日星夜趕赴達州二十八

曰至達州之鉅子巖二十九日在達州風洞子沙沱寺追到賊匪斬獲甚多生擒二百餘名餘匪向仁市舖一帶竄逸賊渡嘉陵蔓延潼綿各處成都危在旦夕倘德將軍數日不至成都必不可保卽如期趕至不能見賊卽誅亦必不保乃初至江油之黃茅嶺以四千官兵破賊五萬餘衆衝鋒陷陣內擊外攻三出三人使賊大敗以後賊匪聞風喪膽勢如破竹所至之處無不束手就擒如此神勇賊匪雖多何難撲滅直川人所宜鑄金祀之者也今畧敘三四兩月戰功如此以見公之忠貞無刻不以殲賊安民爲念雖古名將何以加焉

錄里新編

署漢中協副將游擊蘇公死事狀

朱彬

嘉慶五年流賊寇鳳縣守將蘇公以兵二百猝遇賊援師不至力戰死之公諱維龍甘肅固原人祖某父某並以武世其家公以行伍游擢游擊署漢中協副將初邪教由四川湖北蔓延至陝西至是滋擾通江邊境巡撫秦承恩檄與南鄭知縣何振權爲守禦計時本標兵皆出征唯新募五十人並振權所練鄉勇千五百人俱公曰吾事濟矣遂率以行至通江之峭風樓開壕塹築壘留三百人守之餘回南鄭值雨潦行泥淖中抵青石關天且暮公覓民居燎衣且休士卒茅屋三楹前後無闔扇不蔽風雨公寢其中

而命士卒左右卧曰吾衣尚耐風寒若屬衣單且盡濕何
能堪此二更後賊猝至南鄭法慈院與青石關僅隔一嶺
計天明必至公稔知關當賊衝四面受敵不可以駐兵乃
移營於西坡會明謀者報曰賊已竄而西矣蓋偵知有備
不敢南向而西至廣元也公率衆追之行八里許至鄭家
壩與賊遇方縱火劫殺公顧衆曰吾下坡殺賊汝等如有
天良幸隨我否則視吾死可也遂握刀躍馬而下衆皆鼓
噪從之賊披靡駭散公追殺數十百人奪所掠男女千餘
人羸馬牛隻無數時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也公御下嚴
而有恩守南鄭時有馬逸食人之禾公立鞭馭者名農將

庚之農固不受益公所至無不愛戴之者平時與士卒同
甘苦臨陳輒身先之每破賊所得貲糧牲畜悉充賞其致
命也有漢中兵目焦忠孝恐賊殘公尸以身覆之被數十
創而死鳳縣民間公死爭以棺斂者數十家哭聲振野爲
立廟祀公吾友葉子雲官西安得其事於何振權而屬余
爲之狀迺敘而錄之

興安府志

安康縣令張公小傳

王森文

張授字銳峯河南延津縣監生由漢中府經歷擢安康乾
隆丙辰荆州賊竊發襄樊驛騷巡撫秦公承恩帥師東下
援受檄比役徒師不留行旣而遁逃餘孽潛竄郡屬山谷

大帥謀募鄉勇援奉命招集時色東有古廟嶺之役北有將軍山之戰援率勇登陴晝夜立風雪中寇不敢犯後盪五朵雲剷光頂山軍械兵食徵發旁午援立辨糲糗囊橐師皆宿飽所向克敵丁巳二月以勞瘁卒於任

贈同知廕一子縣丞光泉襄焉

安康縣志

二將軍小傳

嚴如煜

王提軍文雄貴州人教匪煽三省以河南總戎從大軍討陝西賊分兵屯盩厔峪口嘉慶三年賊魁齊王氏眾十餘萬出峪犯西鳳督馬隊攻卡勢張甚公出賊不意令千總崔雯藤牌兵一百直衝賊陣賊稍却公乘勝奮擊賊大敗

曾經畧額侯督兵來援賊竄入南山是役也賊馬隊殺傷畧盡嗣後賊不敢犯平原三輔無風鶴警公之力也公軍麾所至秋毫無所犯防堵褒城黃官嶺西鄉峽口堰口民不知有兵咸德之五年禦賊西鄉梭羅關之黃土包眾寡不敵身被數創死西鄉士民憫公之忠烈葬衣冠道旁並為之碑銘以誌余往來西鄉定遠聞土人言公死事前二夕有大星隕其戰地公桓桓虎臣上應星象之變其理固不謬因念盩厔一役以數千眾殲賊眾十餘萬雖先軫之蒙虎比岳忠武之背嵬軍不是過矣沒而民思慕不置至為衣冠招魂以葬又以見公之遺愛在人不僅折衝死綬

三省邊防備覽
傳英烈於沙場也

楊將軍連仲者湖南靖州人，矯捷絕倫，每戰必先登百夫敵，也以行伍從征黔楚，苗屢著戰功，擢廣西營百夫長。嘉慶三年，經畧額侯督辦川陝楚三省教匪，公隨營勦賊，侯倚若左右，手自楚北入川，中轉鬪秦隴邊塞，大小百餘戰，偵探賊踪，審虛實，派撥兵勇，所向無不克捷，斬擒賊目以數十百計。十年大兵凱撤，積階至遊擊將軍。十一年由寧夏營調補畧陽公待士卒嚴而有恩，聞策馬蒞部，民村落與父老話農桑，知民間苦疾，十七年山內民薦饑，公同余入老林躬親撫卹窮簷，部屋胥沐。

皇仁公有力焉。八年滑匪擾河北，總統那檄公至河北大營，時賊會據滑臺，集賊黨屯道口，為犄角勢，張甚。大兵攻道口，公同游戎周君貴奮馬先入巷，賊回合擊公，幾被創。公一躍出賊圍，復步行從他巷，殺入賊從，墻頭砍中腦，猶手刃數賊，以沒方公之死事。河北也。畧陽某寺僧見公面血，踏跟白晝入寺中，僧詫異，後數日始聞公訃，遺腹產一子，有異徵，總統那上死事狀於

朝，以叅將例賜卹。余與公為同鄉，又同官漢南，習見其為人，果毅有幹畧，方以為遭際風雲膺

國家闡外干城之寄，未竟厥用，惜哉！然大丈夫以馬革裹軀

爲榮公奮不顧身捐軀疆場得以名光史冊辰山沅水藉
之生色視老死牖下者其輕重爲何如耶府志

沔縣五諸生傳

嚴如煜

嘉慶十八年岐山廂匪煽氛蔓延漢川郡縣十九年吳抓
抓股匪由洋縣城固出褒城馬道攻陷鐵鑪川堡城轉掠
黑河而南聚賊衆至數千焚沔邑關箱勢張甚士民間警
空寨堡出走無一敢撻其鋒者晏家堡文生晏文質晏騰
霄曹應新武生晏經邦黃永寧等五人獨集衆嬰堡拒賊
堡破後晏經邦黃永寧巷戰死晏騰霄曹應新罵賊不屈
遇害晏文質手起擲賊罵益厲賊怒肢解之死尤慘寇平

後總統長爲臚狀請旌於

朝夫

國家養士之澤至矣士大夫宜砥名勵節備干城腹心之用
及變起倉卒毅然以氣節相引重庶足折亂萌而張國勢
晏文質等一鄉曲諸生荷戈登陴一呼倡義爲桑梓先至
於勢窮力竭蹈白刃而不辭可不謂義烈者乎史言張巡
誓爲厲鬼殺賊黃官嶺之捷數千賊一朝殄滅殆盡距堡
破時不三日耳毋亦死爲國殤有以褫其魄而速之敗耶
於戲詎不壯哉上同

吳提軍傳

嚴如煜

吳提督廷剛字毅菴四川新繁人由武生入伍從征石峯
堡西藏苗疆教匪鷲勇絕倫善審形勢有方畧立馬原頭
能識林巒向背賊勢強弱據隘搗虛所向輒有功教匪自
元年滋事至八年大股已戡定而苟朝九等諸賊首竄匿
川陝山谷間皆百戰餘猾而悍經畧叅贊合數省兵勦之
經歲不能定九年林內久雨公偵知賊匿處揀健卒八百
人裹糧跟踪徒步入老林行泥淖中七晝夜遇賊平溪河
公手自格鬪短兵相接殺賊十數人卒皆奮勇賊數百人
殲滅殆盡大功告竣公授涼州總兵官十三年移鎮漢中
十八年十二月岐郿邠匪蠢動公聞警帶兵往勦由西江

口至厚畛子賊勢已張公揀壯勇洒酒插血激以忠義十
二日遇賊袁家莊賊輕官兵少四面兜擁而來官兵奮勇
衝擊先將大股賊殺潰餘股皆逃遁是役也賊首萬二聚
衆五六千官兵只五百人當戰時無不以一當百呼聲振
山谷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巖死者近二千餘賊千數百
人山華陽竄沙壩公尾踪追勦大小五六戰賊殲盡時南
城洋西無兵徵袁家莊之捷平原胥蹂躪矣

天下嘉公功陞授廣東陸路提督公之來漢也寧陝鎮新移漢
中軍府初闢百務未遑公勤以訓兵廉以率屬巡閱屬營
芻糧自攜帶不受供給途宿野店觀兵日駐教場所至水

飲外薪燭亦嚴却有吳擔水之稱新兵不諳營規公別其材技訓之禮讓數年後安伍服教無與市民牙角者性剛正無所阿遇事虛心諮諏不多識字於文吏中鄭始齋輩尤禮遇之延講終日敬聽無少倦於經書有所得躬踐而力行之峩冠博帶雖素以道學自居者或未之逮焉之任廣東卒於途漢中兵民間之無不涕零者同上

恒口堡記

董詔

恒口鎮直郡西七十里東臨恒水南帶月谷澄流灌注佳饒水田粳稻所出一邑仰食於是乎在地當郵中賓旅所稅委積所輸有館候焉有廩貯焉丁巳夏鄰匪觸藩狂奔

奔毒焚掠所震民用蕩析走險栖巖經旬始定時則藩憲溫公直指訓戎關南馳驅所歷謂聚民建堡此地爲急規畫甫興疑信且半公曰易與樂成難與更始於是躬率邑侯趙君相其陰陽定以茅蕪經營旣成比具而待邑侯慨然曰此令事也卽捐千金以爲衆勸於是饒者輸材貧者獻力事以就緒藩憲因擇邑紳史明經等巡其版築司其出納飭以程工賦食勿靡勿刻復命漢中從事陳少府監之以賞罰其力不力役旣經年隍塹甫甯狂氛復熾西北皆警環堡數十里之氓襁負爭門而入守備旣戒蟻結蜂屯而至者睥睨巨壙兇燄頓沮官兵馳擊各鳥獸散民樂

更生輸作倍力遂於堡中西偏更建重門邑侯亦喜民之得慶於安全也復捐金六百以爲增埤之費而恒口堡於是告成是舉也起於嘉慶三年冬竣於六年夏堡廂以丈計凡六百四十有畸高以尋計凡二女牆半之隍廂於基廣當有二尺深縮廣三之一爲門五邑侯共捐銀一千六百兩民輸銀三千七百兩有畸義助夫二千餘名凡工之始終侯月省府憲周公再造迨藩憲四至而樂觀厥成特置堡長以一事權而是地遂爲郡西巨障生斯地者感未雨之徹土樂春臺之共登謀勒貞珉傳之奕世囑以載筆誼不敢辭其辭曰

古之居民作息出入有廬於田有里於邑授室中里父老爰集佃察勤窳居課肄習力田孝弟書鄉升膠攸介攸止此焉烝髦惟茲恒口二水流交三渠醴潤千耦耘苗乃積乃倉中田紛宅鵝隨水泛鷄傍厂柵幽歛蜡飲越阡度陌吠靜村龙跡絕越客潢池戈弄鄰莽伏戎浮潛逾沔肆虐窮兇月谷左右恒水西東叢驅驚爵澤集哀鴻方伯戾止爲營生聚池畫雙流築卜百堵誰贊訐謨賴我明府千金先資萬杵齊舉巖巖峻堡月谷之潛如山之苞如雲之屯雄逾百雉險壯重闔狂瀾駭浪觸磯而奔昔也堡民間警竄莽今也鄰坊擔簦胥宇朝饘夕糜陳稷藝黍蠶茲蠶蠶

莫予敢侮莫予敢侮伊誰之慈方伯營之邑侯成之外戶
不閉犬足生羗人壽而富俗恬以熙公謀初建衆疑龜卜
公旆繼臨羣擁馬足匪公之仁久委窮谷敢祝庚桑鐫銘
寒玉稂莠既耨潢汙既清服疇食德秉耒橫經桑依雉馴
童肄鹿鳴共順

帝則永播頌聲

安康縣志

重修興安府治萬春隄記

葉世倬

萬春隄在郡城西二里許南起牛山祠下北至漢濱舊志
謂之古石堤相傳建自宋熙寧以禦上游之漲為興安諸
堤之最先繼此建於城東一里南接趙臺山麓北抵漢水

以禦積雨時漢逼黃洋之逆流泛濫者為長春堤始於明
成化十五年知州鄭福其緣長春堤溯水濱而西屬於城
東北隅者曰惠壑堤築於萬歷三十五年守道曾如春其
緣長春堤腰西屬於城東南隅以制南來施陳二溝之奔
衝者曰白龍堤建於明末其自萬春堤瀕漢折而東屬於
舊城之西北隅者西關北堤則

本朝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署知州汪鍾知州李士垣領
帑相繼新建者也三十五年閏五月暴雨水溢諸堤既多蟻
潰而小北門址稍卑遂排闥入焉其退也決惠壑堤而出
深幾與河心等維時撫軍文綬兼程驗災細審情形謂門

實延水之入也

奏請借

帑金二萬委候補直隸州王政義專督俾郡北城墻與東西堤一例加高培厚皆五尺自是而城遂爲堤嘉慶二年因教匪之擾中丞秦公承恩倡捐修城繼之公私助捐西自寧遠舊城門東至長春於堤面建門增壘而堤又爲城矣自三十五年以後府志失載蓋詢之士民始得其詳云世倬之來也周視三堤惟萬春堤圯特甚且其形內曲無捍波排浪之勢因囑安康縣知縣馬允剛勸輸俾士商督工以善價買堤外民地改建如繩直焉工始於嘉慶十三

年三月藏於本年六月南接舊堤拓外續築新堤共長七十六丈四尺底寬五丈面寬二丈高二丈卅屬舊堤之首計用錢一千三百七十三千有奇而上游之保障鞏固矣僉謂不可無以誌歲月因記其程功之起訖并述諸堤之始始沿增後來者有所考云

興安府志

遷建平利縣治碑記

石珩

今之縣治舊白土關也東界湖北竹谿爲秦楚門戶東南自鎮坪至雞心嶺界四川大寧西南自八仙河至兩扇門界四川太平爲川陝門戶鎮坪與八仙河東西遙對必由化龍山曲折以赴中間萬山環繞林深箐密周袤幾數百

里人跡所不至爲流棍盜賊巢穴舊設都司於此自嘉慶元年以後邪匪跳梁都司陣亡南鄭令運糧又遇害百姓築堡守禦而賊衆遊奕無常告警迭至經略大臣額公劄營縣境者久相度形勢謂舊縣福窪無險可憑白土關爲川楚扼要奏請移縣治於此以陝安鎮右營遊擊所屬弁兵移駐焉遷原設都司於鎮坪以壯武備前署宰任請帑金築南門外套城造廬設廐爲八百兵弁棲身之地皆蒙吉俞先此八年事也余於次年春蒞任時餘孽未靖元戎在境官兵往來如織糧糈羽檄度支實難邀天之福甫半載而小醜無遺紅旗奏捷實爲遭逢之幸然蹂躪之後工程草

創任公第完套城所未盡善者余爲彌縫而告蕪焉官廨麤具牖戶闕如從而墜茨修飾又增置書室十餘間皆余捐俸成者也其祀典壇廟則余次第建者也凡事創始者必書卽官非創設而所駐劄之地自某官始則後每迺厥由來而攷其姓字余忝授茲邑而攬創始之全簿領外事事維新未嘗不竊計曰邑遷如彈琴然改絃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於前而後不負所以更張之意自顧才疎舉凡巨細紛紜難抵於成善後事宜或未必能肅清文武協恭或未必能和衷今幸而皆可無慮從此勸耕勸讀可與羣黎共享昇平之樂矣假使余別治一蕞爾邑簡僻無爲或

不免玩忽而生情假使以躁者怯者而領斯邑又恐生退
諉之念或未能殫心以從事惟余性拙官於是安於是將
盡臣職而報

君恩者亦無不在是是則視城池也即家舍也寅恭也即手足
也盡吾之拙其可以觀厥成乎雖然治邑之道如學問然
藏焉修焉不繼長而增高者拘於墟也游焉息焉不月盛
而日新者荒於嬉也苟美苟完猶時虞其廢墜况知識所
未及安能無所挂漏以貽同官者譏又安能使後之人追
憶夫創始之人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作一日宰盡一
日心累月累年毋懈厥志以待後之君子諒余之拙補所

不逮則誠斯邑之幸爾

平利縣志

漢中移鎮新修衙署教場記

嚴如煜

嘉慶十三年春將軍公德制府長提軍楊撫軍方會議以
漢中為古梁州扼蜀秦衝沿邊二千餘里舊設協營不足
以示威稜請將寧陝鎮總兵移安漢中割提屬之寧羌陽
平畧陽三營陝安鎮屬之西鄉定遠兩營來隸改設鎮營
益以舊鎮兵額為鎮標中左右三營合鎮轄之寧陝東江
口畱壩華陽暨漢中城守共計一十三營皆歸統馭于是
秦之南山隴蜀相連之黑河大小巴山長林深谷往時與
區皆總兵防範所必周地廣任鉅實為全秦重鎮是年秋

提軍楊公遇春偕中左遊府黃瑞何文韜率軍校移漢中
駐節經營數月爰詢爰度綱舉目張總鎮吳公廷剛繼之
峙軍實飭戎行不遑朝夕適燧亦奉

簡命來守是邦提軍總鎮於移鎮事宜籌置就緒顧念軍府初
闢士無寧宇諮諸院司檄南鄭令楊大坦庀材鳩工擴副
將署為總鎮府建中左遊擊中左守備署各一千總署四
把總署十一外委署二十六教場演武廳武庫均請

帑以次營繕築登削馮百堵皆興經始於十三年孟冬月十
四年仲冬歲事其兵房一百五十間則提軍楊公廉訪陳
公和暨燧蠲資以修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此地昔為麥

種蔬町今則廷殖楹覺鳥革翬飛矣機槍甫定物力維艱
拮据卒瘞之狀百爾君子躬親而目擊之居斯地者攸躋
攸寧念夫一椽一椽咸出

丙藏感

君恩之高厚油然生其忠愛簡閱訓練有勇知方又安我民人

屹為三秦之保障則諸公締造此軍之心可以慰藉矣漢中府志

石門道記

倪蘭畹

褒城縣治在連城山之陽平地斗城其東門外兩山夾一
溪東曰漢王城西曰雞頭關關之東麓有洞曰石門夏秋
水漲沒溢厓岸不能問途惟冬春始可拏舟而入舟不能

徑達則捨舟而步山徑溷滑亂石縱橫幾不能容足蓋登
陟之難如此故斯洞爲人跡所不能到其洞面南高一丈
濶稱之深四丈高二丈餘南北通達石無斧鑿痕其東壁
則王遠石門銘刻于頑石凹凸不平鑄縫縱製其西壁則
楊孟文石門頌後附刻王府君造石積事再後則朱玉表
記楊伯邛伯弼之生平餘則來游題名幾滿皆宋人手筆
也洞之外南厓之上則潘宗伯李苞題字離數丈則晏表
釋文稍東則紹熙五年晏表修堰碑再南半里則鄱君之
碑在焉晏表釋字釋文附刻其下按釋字較原碑多數十
字今觀鄱君之碑厓石已盡不知所多之字鐫於何所或

者山石傾圯所致蓋時歷二千餘年陵谷之變誠有不可
考者碑皆紀開通褒斜道事則古無七盤嶺之路皆沿山
沿橋閣而行今山石皆有孔云返棹而行約三里餘溪中
有石一座白如玉其中凹名曰玉盆宋人題字最夥再南
則乾道修堰碑及宋之源題名遂達於城外矣謹按洞之
前後石刻幾有四十餘種不爲不多奈褒城久無志乘卽
見於漢中府志者僅存王遠一銘則散逸者久矣壬寅之
春蒙畢中丞采之入關中金石記癸卯仲夏弼三通館檄
取之入金石略殘碑斷碣久經湮沒一旦拂拭而出之比
於劍氣珠光焜耀千古物之顯晦洵有時哉

同上

石門頌識

董詔

右漢中太守王升為司隸校尉楊孟文作石門頌在褒城縣北五里磨崖刻之碑額十字作二行文十七行序曰以下又五行隸續分之如此顧南原隸辨以為六十七行者蓋未見拓本也碑有引有頌有序而皆用韻此亦文體之寥寥考者其字如榿為榿字从木不从牛而其餘如熇蓊蔭莖蘊積皆从艸或書者弄筆姿致然也子午復修依韻自當是循字洪以為修似誤以漢詆焉詆當同氏應仲遠注漢書陳倉云縣氏陳山即此義也洪釋作詆亦非又云宜和殿藏碑以是碑為鼉漢疆書者亦恐以書佐西成王戎

書字連上讀而誤也歐陽六一趙明誠鄭漁仲俱作楊厥

石門頌惟洪文惠既得見楊淮碑始定厥為語助而云楊

君名渙云 正謹堂文集

重修興安府雙壑記

董詔

府有城志不著其所自始考南史柳慶遠為齊魏興郡太守漢水溢築土塞門遂不為患則城之瀕漢舊矣明神宗甲申以大水改築於城南二里之趙臺山麓

國朝定鼎以茲地屏藩關輔襟帶荆梁建為重鎮時流寇餘氛未靖議者謂南城迫近趙臺山守陴頗難順治四年仍修北城緣兵燹之後生聚未蕃因截城西之半逮康熙四

五年以水患又修南城而遷鎮署焉其間葺北則圯南築南則墮北未有議兩城並建者而趙臺山之俯瞰更不暇計也兩城並修之議自我郡守葉公世倬始初嘉慶丙辰撫軍秦公承恩以勦寇屢駐茲土議葺北城丁巳冬捐金五千於寧遠門舊基設板越明年甃門增埤甫復西城所截之舊而資費已竭秦撫軍以讀禮歸郡守周公光裕捐廉勸輸北因堤面南藉故壘雙引而東復以東關商旅所聚理難膜置且三堤環抱爲高可因於是分啓三門垣綿北堵西旣復舊而東又增新矣惟是草創之初物力旣艱經營未備數年來風雨漂搖漸致剝落而南城自乾隆三

十二年州牧舒公世泰領

帑補修以後歷年旣多崩圯更甚葉郡守之來陟嚙觀原備審形勢謂遠圖長計莫此爲先且憑高之險必使盡歸指顧乃爲完善時提督楊公遇春總兵王公兆夢皆以爲慮詢謀旣同因與邑令王公森文細審圯圮議修雙城并於趙臺山椒剗建望樓程工繪圖請之撫軍方公維甸彙章入

奏卽蒙

旨俞允撥入急工筮日興事荷畚操築人皆和僮搏埴煉石價等市交始於戊辰之秋訖於辛未之夏民不知役而工已

告藏南城之周六百九十三丈四尺高三仞環城之堞一千有九門四東西北甕城三皆新建每門樓四楹外爲戰格內向重檐圍三面葺舊炮臺八築新炮臺二四隅增築圓炮臺敵樓各一戰格外列戶內啓甕甃行水溝共二十有八城頂海漫灰土布重甃焉蓋雖葺舊實鼎新矣北城之頂同南城而補卑填凹高於舊者五尺至三尺不等圍以丈計贏於南城者六百有奇堞以堵計贏於南城者七百五十有六爲門九重修南甕城一北門舊仍堤閣拆去新建城門一卽以其材建樓於上繕完舊門樓三葺舊炮臺四新築四隅炮臺各一乾巽二隅建敵樓如南城甃甃

行水溝五十有五又依東城故壘築界牆長百八十八丈存舊制也趙臺山之望樓基周七丈二尺連睥睨高三丈有奇螺旋而上銃炮之格計四層登斯樓也北望雙城如壁合珠聯東睇黃洋之津西極月谷之口川原委折指掌瞭然蓋與郡旣爲三省之咽喉而斯樓又爲雙城之耳目惠溥而慮深俾我民永享康樂者皆葉郡守暨王邑令勤宣德意之所賜也郡之士民謀勒貞珉以志不朽而囑詔載筆謹緣其互有修廢之由以見今日爲從來未有之曠舉也上重修越嶺關碑記

葉世倬

漢陰安康之間有關焉曰鐵嶺蜿蜒萬山中脊高而路狹

嶺西峭壁斷崖越河繞其下蓋天險也明季流寇蠡起漢陽蕭公來守是郡嘗於此建關因更名爲越嶺關云嶺建關門一敵樓二左右營房墩臺貯礮石弓弩設官軍守之賊不敢近民賴以安事訖南鄭洪公碑記

國初樓燬於賊今年春余以巡歷過是嶺諮訪其由得悉梗概又憶總鎮游公棟雲曾爲余言嘉慶四年四月八日偕總鎮關公騰率兵五百人抵關遇賊徐添德高二等蜂屯蟻聚凡數萬人軍士頗色沮游公相度形勢急扼險隘築壘待之憑高下瞰不遺毫髮賊百計誘戰且率衆來攻軍士遠擊以礮近以矢石無虛發者相持竟日賊始北遁恒

口以東郡邑賴以保全是役也以逸勝勞以少勝多雖曰人力亦地利爲之余覆按遺跡詢諸耆老猶歷歷爲余言之越日邑生張泗隩等以嶺脊凹處舊曾建魁星樓爲漢安文峯以是昔時科第聯綿請復修之然則是關當聽縣之衝文事武備胥有賴焉不可不亟修也余爰與別駕錢君鶴年捐廉以爲諸紳士倡工始於壬申逮癸酉秋八月葺事築關門一上建樓三間凡高三丈有奇用錢七百餘緡臨深爲高聳峙雲表乃得復其舊規庶幾文教昌明武事有備兩邑士民咸得蒙其休焉董其事者爲生員張泗隩軍功張從善例得備書是爲記

興安府志

善士胡大朝創修石路記

葉世倬

安康治北五里曰長鎗鋪山路平衍石多戴土每陰雨泥淖行者苦之道旁禾稼蹂躪農夫亦苦之又北去八十里爲越嶺蜿蜒峻削不便行旅尤甚其路皆當南北之衝余嘗欲修治之而卒卒未遑也嘉慶壬申春善士胡大朝捐錢二千三百餘緡鑿山取石修越嶺路七百餘丈繼又修長鎗嶺路八百丈石寬厚可百年不敝余每過此坦然若由康莊往來行人無復苦焉余意大朝家必素封否則士民之讀書好義者及詢於紳耆乃知爲漢中西鄉縣人壯歲以負販餬口秦蜀間跋涉山川備嘗辛苦嘗語同人云異日畜貲必當修此後計所積得三千餘金乃急急以成其志余聞而異之將勒石道旁以爲士民勸一日大朝來謁固辭曰方今

聖天子察吏愛民覃敷閭澤官清吏肅士庶蒙庥我儕小人生逢

盛世僅於擔負權子母而十年之間囊橐輒盈千百每泛江漢遇驚濤皆得無恙福錫自天豈由人力况某累世單傳就昏尤晚今得連舉三子長已成童遺金滿籬不如以酬天貺今之爲此非以邀譽何以碑爲余喟然嘆曰大朝真人傑哉少未讀書長伍市僧而積之錙銖勇於行義所見明

決若此其聰明殆由天授也世之欲昌厥後以燕翼子者不當咸以大朝爲法耶頭余職司守土有善不彰余之過也爰述其顛末及大朝所言囑諸生張珍勒石以告世之樂善不倦者是爲記

同上

興安府建置志論

董 詔

興安古漢中郡治也自西漢以前治在西城自東漢以後治在南鄭按史記秦本紀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越七十餘年至惠文君後十三年庶長章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昭襄王十三年任鄢爲漢中守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北地據此則南鄭爲蜀郡西城爲漢中可知矣

故項羽高祖本紀皆云乃陰謀曰巴蜀亦關中地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注凡三郡三十二縣而班固漢書地理志漢中郡下首書西城注曰有虞舜祠則西城爲漢中郡附郭又可知矣東漢之初未改故范書記公孫述將延岑寇漢中其戰皆在西城漢中之移南鄭其在大省郡縣之時乎惟是蔚宗作後漢書於劉宋之時經三國兩晉年踰三百且謝儼分撰十志過范敗悉蠟以覆車至梁劉昭始因司馬紹統續漢書十志補之又將百年矣宜其語焉不詳也又按洪氏隸釋所載城固縣斗山仙人唐公房碑其畧云耆老相傳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

吏有真人與之期壻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此當移
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城去家七百餘里休謁
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此又金石文字之可證者

正誼堂
文集

岳震川

西漢漢中郡治西城
南鄭縣志按史記秦惠王後十三年置漢中郡始皇二十
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中其一也時郡所治縣史無
明文考秦本紀昭王二十年王之漢中六國表昭王四十
六年王之南鄭一以郡書一以縣書是縣非郡治卽此可
徵前漢郡治西城蓋因秦舊又曰按輿地之書並云秦漢
置漢中郡治南鄭舊說相承莫知其誣考史例凡郡所治

者縣名必先書而前漢地理志漢中郡下首西城不首南
鄭頗以爲疑及讀城固唐公房仙人碑後漢時漢中太守
郭芝所立也碑稱公房以王莽居攝二年爲郡吏遇真人
與以神藥曰服此當移意萬里時府在西城去家七百餘
里休謁往來轉影卽至西城今興安府治公房家城固相
去七百餘里因知前漢郡治西城後漢始移治南鄭是以
前志漢中郡領縣十二首西城後志漢中郡領九城首南
鄭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向來沿誤皆失之不考閻氏潛
邱劄記則以秦與兩漢漢中郡治俱在南鄭曰胡身之註
通鑑地理號稱佳者然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

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
豈可乎此重公案又似禮家聚訟備錄之以俟知者

賜葛堂集

楊伯邳表紀碑跋

董詔

右楊伯邳表紀凡七行行字多寡不一與石門頌皆刻於
褒余谷厓洪文惠以為同郡卞玉過墓為勒斯銘者誤也
凡闕二字六行清下一字隸續亦空之七行門上一字隸
續是黃字可以無疑至於末八字洪氏暨翁潭溪皆作追
述勒銘故財表紀乃諦審勒字則書法作韜財字則字本
作昧漢隸無此別體存疑可也

正誼堂文集

嘉慶庚午二月九日書興安府志後

岳震川

司馬溫公惜時篇曰凡守太平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
而已今有巨室于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
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
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試歆者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
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
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
也愚謂以天下言之則公卿為棟梁百吏為茨蓋自一郡
言之則太守縣令為棟梁郡縣佐貳為茨蓋興漢二郡知
府皆關至要皆有鎮將統兵數千駐劄郡城二郡及商州

之牧俱得其人則山南數千里之棟梁強茨蓋厚垣墉高
關鍵嚴矣豈惟山南之利實全秦之民恃以無恐也賜萬
堂集

上方葆巖中丞書

岳震川

丙寅正月震川三至書院謁執事執事以漢中州縣賢否
下問此非震川之所當言也始以所知勤民事者一二人
對其所不言者正多惟執事亦知其知而不肯言也今則
有不得不言於左右者非出位之言非不干已之事乃執
事所一聞而即欲更張者洋縣鹽課是也洋縣戶口不多
於南鄭城固西鄉富民不及此三縣商賈輻輳尤不逮南
城二縣然而漢中鹽引共二萬五千張洋縣獨銷九千二

百六十九張課共三千餘兩洋縣獨納一千三百九十餘
兩自康熙初年相沿至今百姓號呼而莫之聞商人愁嘆
而莫之恤立法之初所以不均者有二端焉大府弗躬弗
親胥吏上下其手立法之後農商俱困自守令以上俱因
循不改者更改舊章必遭部駁况大府弗躬弗親者仍時
有之胥吏雖欲上下其手而無由也是以縣令鄒君稟請
更法未邀許可洋縣之鹽引所以獨多於他縣人人知其
當更張而大府終莫為之更張也震川嘗讀高郵孫吏部
虞橋墓表載未堂先師之所作也其言曰順治初年國家
新定江南日不暇給其布大化興大政攬其綱要而已至

於一方之利病閭閻深細之疾苦固有賴於州郡之賢牧
守而牧守雖有賢者非其土著不諳其宜俗固有賴於紳
士大夫爲之率顛請命此言孫公能以高郵水患言於治
河使者也若洋縣之鹽課正所謂一方之利病閭閻深細
之疾苦攬綱維者未之知惟土著之士民乃深知之也震
川非有胸無心又安得不以此聞於左右耶洋之紳耆既
以鹽課不均之弊具牒縣庭請詳大府未知何日始達節
署竊以洋縣自嘉慶二年至八九年教匪蹂躪之害損戶
口不下數千損財不可勝計丙寅八月寧陝之變損戶口
又七百餘損財又七萬餘金鹽課之不均而累民者復歷

數十百年之久今幸當更張鹽法之時伏維執事憫其疾
苦恤其悲號以鴈鳩均平之德易大夫不均之嘆伏惟高
明裁奪震川從執事周旋四載深知執事能爲公正發憤
見義勇爲非昌黎所譏詎肯感激徒媿媿者故以此言進
寄曹鞠圃司馬書

岳震川

鳳縣寓舍辱承高軒過訪特問吾老親及全家避難何所
盛意肫摯可感又怪洋縣城何陷之易屬川歸詢其由以
書達行營川前月二十七日到東韓村邑人悲城陷者其
說不一愚謂城陷之故有二一則官民俱玩寇慮患不深
一則新兵七月十四五橫行城中爲賊前導此二者城陷

之由也何謂官民俱玩寇寧陝一鎮合長安洋縣石泉三縣之地爲之七月初五日之夜兵戕鎮將焚署解是惡氛初發卽在洋縣之邊境旣而連破華陽茅坪二城傷把總馬某皆洋縣腹裏保障也賊之能破洋縣城其勢可見因其西至江口有赴川之說遂以爲太平無事希冀免禍而不意其被禍之慘民不能保其家官不能保其身至於此極也然而曾孔林明府爲人伉爽能捐性命殉於禍至之時獨不能燭禍幾於未至之先力修戰守之備事理殊不當然則新兵橫行洋縣城中爲賊前導故也使新兵能受約束何至豪奪質庫之金手壞城門之管視主將如弁髦

比婦女於桑中則洋縣城池方倚兵爲金湯何至請將領帶兵回郡乎洋縣事勢孔棘之候具牒請兵其時若以勁兵救之洋城未必陷也七月中旬新兵營城中二自營城北牛首山亦二日商賈被攫奪不支白於協臺稍加訓飭新兵卽欲拔刃相向城中居民烏能不望新兵之去新兵旣去遂絕無善良之兵至洋洋之城卽銅牆鐵壁猶不可恃况恃陋而不設備其來已久乎聞賊之意本欲破城固窺郡城而以餘力取洋故自城固之東原公歷留村馬厰東趨洋縣城皆按轡徐行未嘗馳驟亦未戕害人燒廬舍伏賊四百於慶山之北謂官兵若赴洋救援彼卽回馬首

攻城固因提臺撫憲兩營未動遂直趨洋縣伏賊四百亦
分日續赴洋縣賊至灤水之岸整肅行隊斯時觀音堂鎗
手久宿城上藥甫給賊已至居民守城者皆空手遠望賊
分兩隊東西騰躍長矛之柄裊裊近二丈以矛刺墮中聳
臂而上賊登城者不過二三城上民如牆傾波捲無一人
支拄曾公曰吾守土而城陷義當死遂受害先是曾公遣
差赴謝村橋探賊市人方滿如平時差憇酒家小飲徐徐
步歸歸至衙賊已入城火燄燹天或曰手戕曾公者乃白
蓮教之爲僧者也住五郎某寺人訟其奸曾公懲治之及
新兵至洋僧爲前導城陷曾公變服羣賊不識曾公逆僧

指縛之南鄭友人黃潛夫告予曰逆僧騎大馬行城固城
南某鄉過鐵冶呼匠換馬掌先取白金一兩示之匠訝之
意其賊也使赴前村鐵冶而潛約數丁壯由他道伺僧所
至僧至買食食已以箸示村人曰汝輩視此箸何如此姓
曾佩刀之箸也衆人相視而駭洋縣曾公爲賊戕而佩刀
在此僧腰間此非賊乎遂縛送撫憲撫憲訊而誅之洋縣
西關有 者征教匪時隸鄉勇籍曾公會使探賊卽
與賊通賊去其家衣物金帛充滿室廬恐人訐其罪泣訴
撫憲昔嘗佐官兵勦逆教今家貲盡於賊手撫憲賞白金
二十兩別使人察實則邑人已以通賊獻城控於楊鎮臺

矣城陷後數日賊遣騎詣家責其首鼠兩端西關居民皆知之撫憲卽縛送陝安道誅於郡之東關有李相者居北山之良心河迎賊於酉水河欲入賊伍賊至其家供具甚盛賊飽飫後酬以鐵烟筒曰汝乃惡人反接隨營後數日釋去復求爲鄉勇不可得遂持刃赴近石泉之境殺人奪貨行者苦之今朱明府捕得之囚於隸舍原任河縣馬公今作曾公傳畧與川此文頗有異同各書所聞勢難畫一惟閣下察之同上

答葉健菴太守書

岳震川

賢智若公年五十六始躋郡守賀且惜焉賀其達惜其晚

然興安帶江之郡地方四五百里其民受庇常無窮雖爲公惜晚要當爲七邑之民賀得賢連帥公來書云郡與蜀楚接壤連年教匪起滅俱在于此五方雜處民俗不淳思所以弭患豫防與民休息之道夙夜惴惴懼本領不濟此固賢太守之謙言也然賢者分符此邦其勢實不可稍自暇逸忘遠慮以弟居處近宜稔其風土殷殷垂問弟平日謬以汲長孺爲師烏可虛良友之間不質直以報耶弟不深知興安七邑之俗而知西鄉之俗七邑之俗大抵類西鄉請言西鄉之俗西鄉秔稻魚鴨筍蕪之饒南鄭城固洋三縣不逮也然俗之難治不逮此三縣遠甚楚人多蜀人

尤多雜業以厥名者凡五曰筍曰硝黃曰木耳曰茶曰紙
擁厚資求贏者其人率有機智招烏合之衆而役之皆徒
手無賴饑甚則食力稍飽則醉鬪姦賭並作其人率無名
以形之長短面之黑白光麻名其伯仲叔季之行皆其盟
約之次非同胞族姓之次名行固不足據姓亦子虛烏有
之類戚黨大率乾見義子之屬婚姻子女俱不可細詰罪
發票捕則去若猿狙越深山大林遁入蜀境矣在蜀罪發
則又晝伏夜行來西鄉矣吞舟屢漏則膽益壯心益野方
葆巖中丞瓦石坪奏章所謂遊匪是也每歲臘月中旬以
後山商鬻新年之貨百物輻輳忽精壯數十人來市始則

流觀問賈既則攫奪徑去絕不弔直歲以爲常追則刀割
商賈之腹中矣嗟乎白蓮教匪之禍非一朝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前所謂五厥者殆其巢穴歟歲奪年貨殆其嚙
矢歟

國制歲末川陝官吏會巡界上以防奸宄法至善也設誠致
行者誰歟興安七邑未必盡開五厥五厥之民未必不往
來于七邑紫陽便有茶厥涪河蜀河洞河諸地皆前數年
羣盜如毛處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取諸豫敢于不善人
然後善良得以休息善良不教則亦廢爲殘賊而不自知
此賢太守之首政也公其留意于此餘續布焉同上

平賊碑

李瑄

甲寅之歲逆藩煽亂川孽彭時亨等附勢蠢動阻隔聲教全川陷失賊焰鴟張士民凋瘵渠邑界在東郵實當孔道兵篋寇梳受害尤烈

王師分道進勦七年之間始克底定於是復置守宰招撫流民勞來還定安集之先是合渠者任事未幾輒去鴻羽未悉歸鷹眼未盡化也歲閏癸亥我邑侯北平董公作宰是邦政尚寬和法從簡易吏肅廉隅民歌安宅幾幾乎村無犬吠之驚路靡拾遺之事矣無何廣安劇賊王育祿彭時亨餘黨也漏網逋逃與其屬數十人潛匿渠廣間夜取乘曉散

數爲民害侯多方捕緝擒付獄中已復免脫嘯聚鄉里無賴陰結鄰大渠廣姦人將謀不軌侯偵其出入秘爲疏畧申之撫憲深嘉納之將謀委以便宜觀成效而肉食者樂於處堂謬陳招撫之便計沮不行由是奇祿等傷爲就撫陰聚甲兵署印劄旗幟設立將軍以下等官丙寅六月禡牙肆燾於邑之觀音寺聲息轟聞城野震動是時侯以公務赴果城中居民不滿百家皆面覩惴惴無所投命僉謀於關帝廟中得籤告吉遂共相約誓守死以待我侯而侯亦已聞息倍道遄歸矣時蓋六月初七日也爾乃諭集近邑居民入城爲守禦計一時雲合響應數日之內團集者

近千餘人而守望備矣沿城設立守舖五十餘處舖五人
 礮二知兵者三人其往來巡警以責紳士及街民之練達
 老成者而遠近星羅綦布矣大街通衢責令老弱坐堆相
 望以防內奸而火燭無虞矣河下則拘刷船隻另置水塘
 擇捕役之勇健者領之而水陸兼防矣守具初完賊果以
 是月十三日黎明擁眾薄我城下攻我南門旗幟如林礮
 聲駭耳雲梯鉤援蜂屯蟻聚我侯躬擐介冑率眾登陴指
 顧之間礮石交下遂殲渠魁王高祿於十步之外追斬捕
 鹵者復數十百人其餘面縛投首自請灰釘者累月未絕
 侯皆區別魁率罔治脇從露布馳聞各憲無不拊手推轂

昔虞詡三科以募壯士武穆八日而平湖襄侯之智勇庶
 幾近之矣是役也雖士民協力各有微勞然我侯倉猝應
 變之奇與夙昔養士愛民之報不已彰彰可驗哉

昭代獎勵循良凡捕盜緝逃皆晉秩紀勞以表尤異而侯獨泯
 泯士民竊未平焉為叙其平賊之始末勒石來茲使知我
 侯曲突徙薪之計既効於前而保境息民之功隨奏於後
 蓋遠方吏績上達如此其艱而又以悲我侯之遇也

李 泳

大斌山寨記
 由縣東北渡江直上六十里為大斌山寨渠人避亂之所
 也環渠之寨以百數而斌山為最險焉其源出於宕渠山

之別峯曰萬里坪修原長博蔓衍坡陀徑西三十里矗爲三山皆寨也在南者曰小斌山北者曰禮義城而大斌山屹然中立高聳數十仞足銳而頂豐四壁峭直劃焉如削成南北有二徑可以上下基方廣三里許可容數千人其下周圍亂石森列以代繚垣大者小者欹者卧者蹲而伏者怒而欲噬者鑿鑿然雜沓交互若猿猱虎豹羣友而嬉遊自非習居此土者偶一入焉眩迷不得遂出清泉數竇汪汪亂石中寨民羣汲恃以不渴明崇禎末逆賊張獻忠陷成都僭號改元地方狃於平承武備單弱遇寇率皆逃遁而姚黃十三家蜂起焚掠川東北州縣所過殘破居民

匿山澤間者搜得之丁壯紵其臂以供負戴或殘殺之婦女勒其少艾者妻之其不從而老弱者悉付刀劍毋論財貨也於時里人郭榮貴憤極率其宗族及鄉里若黃若鄭若劉若周若廖楚徐鄧黃羅楊等凡十五族得三千餘人協力築寨以禦之晝則幕帳連野夜則烽燧竟天有疊碁累卵之危無蚍蜉蟻子之援榮貴誅茆爲宇負扉爲固內修樓櫓外勤耕植守禦粗備人賴以安一賊首吳應元者恃其徒衆屢來伺隙欲遂破大斌山榮貴不告於衆與所親數人陽迎應元卽行次手刃之餘衆驚潰卽日遁走而衆心始固乙酉十月一賊首王有進以數萬人奄至將渡

渠江掠梁大而東也榮貴以寨兵二千人半渡擊破之覆其眾殆近萬人諸姚黃遂嚴大斌山相戒不近左右四方避亂之士亦遂畢集於此先是縣中諸大姓迫於賊亦各築寨自固至是以斌山寨爲宗長信使時通犄角相倚森然有盤結之勢矣久之寨兵敗劉惟明復敗吳之茂而大斌山之名遂傳遠近故明爲宗人朱容燾所署縣令吳雯龍以乾餱之忿援賊首楊秉印白大千張滿車三會合十數萬人來壁禮義城以逼我寨刈我田禾屠我牛豕虔劉我樵牧掘發我墳墓是質首之仇也閤塞壯夫眦裂髮指每戰益疾力自夏徂冬凡五閱月乃間道請救於

左

皇朝中丞李公國英遣鎮將軍馬公化豹盧公光祖以鐵騎五千精甲萬人馳救渠中各寨丁壯爭爲先驅破賊於流溪生擒數百斬馘萬千賊乃燒營而遁於是川北得以寧息先入版圖焉蓋自甲申首事爲寨至庚寅而賊氛始靖前後七年與賊相持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幸以瓦全所存活男女數萬人上賴

朝廷之靈殲滅惡類中藉郭君之義捍蔽一方下資合寨之人一乃心力雖曰地利抑亦人謀也余奉母避難此寨歷十二年備知情事輒爲記之上

玉山寨記

程雲衢

嘗讀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恃險以為害則不可有憑險以妨害則不可無當險之時有險之用王公設險以保其國士庶亦可據險以保身家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玉山地之險也距渠治西九十餘里與蓬州界連古名玉狗今日團寶自北蜿蜒而來至此嶙峋轟起巖巖峭壁有覆壓百里之勢嘉慶元年教匪徐王等倡亂蓬州所過屠掠焚燹幾無孑遺奔竄逃亡之象隨處俱成瓦解正險之時也吾鄉人士奉督帥堅壁清野之令相與共圖避賊以為欲全身家莫若保險詢謀僉同爰度山勢取半巔之寬平以容眾因四圍之峻巖以為牆卑者增之使

高圯者砌之使固截其前岡為大寨門後及左右開其石壁可上下處以通人行便樵汲為五小門金湯之形於其益壯矣三四年間賊匪迭至遠近來避者幾數萬人受之廓如也向非得此憑依屠掠將不可勝道安得一方之人生全無恙如斯耶今幸

天兵到處賊氛蕩平樂樂利利固無疆惟休矣竊謂世運之乘無平不陂其間禦難捍患惟恃人事以為之備今日已立其基後事即可為法凡環茲山而居者俱聚族於斯長子孫於斯其或不幸遇變有如王徐輩之狡焉思逞而山則不變修而葺之雖百世永賴可也因紀始末揭其險之為

用者大勒示來茲俾知遭時蹇屯思出乎險中當和眾志以守險云

同上

石砭廳禱雨文

職承

王縈緒

天子命綏輯此地神亦受

上帝命庇佑一方分雖有陰陽之不同理實如表裏之相助雖社稷山川皆有神以為主猶未若尊神相須之殷也廳境自六月朔至今半月不雨高田苗將枯稿低田亦水漸涸竭穀不獲成人何所食職返躬自責必有輕喜易怒之端故無甘雨和風之應然其咎在職於民無尤伏禱尊神上體

天意下恤民生病職一身蘇我百姓雲合風息大沛甘霖俾

旦暮間一刻勃興秋收日百室大有則民皆食神之德職更

叨神之光矣至設壇插柳拜跪誦經既誕且瀆鄉愚之俗

例則然非職與神陰陽表裏之義也謹抒夙夜之誠仰祈

滿盈之降敢告

滋德堂文集

祭鄴都縣嶢岬梁灘文

王縈緒

大清受命百神効靈海晏河清民安物阜故夏至日

天子有事於方澤五岳四瀆設壇分享昭其報也大江東下安

瀾入海惟川中石灘數十所著名險惡上履

哀憂設救生船守護鄴邑嶢岬梁其一也職奉

天子命來莅斯土去秋七八月間灘壞商船六七隻貨物飄溺
商客號哭飛船極濟皆幾死復生初以爲水石相激波浪
頓興舟入其間水流石衝物理如斯無可如何繼聞世父
老言灘水夜吼大作次日必毀船隻職試聽之誠然則知
此灘當有神以主之非僅物理如斯也嗟夫幽明一理呼
吸相通上帝統百神治其幽

天子統諸臣治其明兩相補助乃克成功我

皇上合上帝好生之德愛民如子不忍使一夫不獲其所諸臣承
流宣化惠養斯民惴惴焉時恐有負

聖明之使竊惟神聰明正直豈不體我

皇上父母斯民之心以成上帝好生之德而忍使往來行旅顛
危沉溺於此乎職承乏受

命與神同事一方敢諏吉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虔薦之神
伏願神助我

皇仁効靈

盛世鎮水石之險惡渡舟楫於平安遠邇沐德感謝何旣同上

治鄴都禮畧序

王榮緒

漢賈太傅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旨哉斯言蓋卽吾夫
子免而無恥有恥且格之義而非身親試驗無以知其言

三省邊防備覽
確切而不易也乾隆丁亥秋繁承乏蜀之鄴都蜀自明季
獻賊亂後故家遺俗存者寥寥而流寓日增故善良少而
奸頑多通省皆然川東尤甚初至之日蠹役滿署虎棍滿
市鼠竊滿郊詞訟案件滿公庭竊以前令寬縱之所養也
爰遵鄭子產水懦火烈之論一切以猛治之凡攫於法者
嚴刑相加不肯少貸已三歷春秋矣乃蠹役虎棍鼠竊之
徒雖亦畏罪斂跡善良稍安而乘間竊發者尙有之至詞訟
案件之多則不見其少減某以子控其父某以父斃其子
某以婦謀其夫某以弟殺其兄其叔姪昆仲甥舅翁婿爲
乾餽細故而雀角相爭者日不暇應至異姓疎遠之爭奪

毆殺更不待論也雖重者按律抵罪輕者枷責示人而此
往彼來不惟懲一不能警百懲一並不能懲二也余治術
不效時切悚惶夜不成寐因憶賈生之言遂進邑中耆老
而問其平日家庭之禮紳士猶稍存一二黎庶已全廢不
行矣嗟此蚩蚩恭敬辭讓之良全汨於貪鄙兇頑之私其
干名犯義寡廉鮮恥視爲固然一朝發覺有司以科條繩
之碎辟木石親受者且不動其心苟立者豈能生其感無
惑乎懲一不能警二也且夫禮之所關者固大矣蓋非止
君子小人之別實人禽之分也人與物同生天地間知覺
運動大畧相似而人所以貴於物者爭此幾希之私也若

網常倫理不明不行而止衣食是謀財利是貪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安在乍思之可憐再思之亦可危余膺爵食祿爲民父母敢坐視焉而付之不論哉但禮貴隨時亦當因地下邑僻壤使責以委曲煩重之全典其勢不能不揣妄陋謹就朱子家禮中擇其簡便易行者略加酌訂分爲四章刊刻成書以訓鄴人紳士人給一本學習倡率士者民之表也四鄉各甲則分給約保與鄉塾蒙師各以教其鄉之子弟漸摩日久天良自動貪鄙兇頑之習或可稍救其萬一焉耳

牛山祈雨記

葉世倬

郡城西北八十里有牛山山高而聳有靈湫焉雲興輒雨無或爽者山之靈固昭昭也按天下名山記唐中和三年黃巢之亂安康刺史崔偉嘗用太白山人計掘牛山得一石桶黃腰獸棲之而置劍於上獸見劍自殺巢遂平宋嘉定五年封忠惠王王此山元至正間總兵月魯帖木耳勦紅巾賊賴神助收復安康因建廟於山嗣郡城北亦修王祠於是牛山之靈更著嘉慶癸酉大旱自六月六日至七月十三日不雨禱祀無應秋禾枯萎邦人大恐蹙頞相告凡山邑倉儲無幾歲饑則民必流離以死夫斯民何辜意必某之率屬無方導民無術歟於是沐浴更衣卽於十三

日子夜親詣牛山致禱請與神決三日不雨則將自効以去俾固不忍坐視斯民之流亡也山舊有靈湫三一在出門內左側一在寺南三里許有金牛洞惟石乳滴瀝而無泉一在山西約八九里向之取水者寺僧必請卜兆三者唯神所命余聞而非之親赴舊泉汲瓶水二新泉汲瓶水一寺僧又請以蠟封瓶口置水中神水自入多者率三分如不雨則不入鄉民亦咸謂神水不可思議余又非之而姑令密封試之時村中老幼環跪泉旁持香誦佛號爲余祝良久僧卜曰今日神不與水奈何衆皆失色余曰余固早知之矣曩時之得水蠟封未密故多不過三分僧特以

邪說惑吾民耳再言必杖乃命去蠟滿汲之從者皆惴惴恐余獲罪然不敢言興安每雨必東風至是望四山雲氣忽皆西去晚宿山麓五鼓枕上隱隱聞雷聲啓戶視之則雲氣迷漫不可復辨矣奉水還郡大雨如注所過山村父老子弟皆欣欣爲余慰勞挽曳無復前此之咨嗟蹙額矣山之爲靈固昭昭也夫神聰明正直有感斯應此理之常民之蚩蚩習聞不經之語奉如著蔡慢神誣民大率類是是役也余固感神惠之速而兼有以破羣愚不解之惑也故特記之

興安府志

張鵬玠曰文內叙三湫少詳悉爲正之

改建昭忠祠記

葉世倬

嘉慶八年

皇帝勅守臣凡師行之區建昭忠祠以祠行間用命之官弁兵
戩惟時興安卽城隍祠之東院繕宇設主以將事余茲茲
郡屆期展禮則曲徑旁通地居幽邃且綽楔未建過者亦
莫由知其爲昭忠祠也深懼無以重專祀而聳羣觀庚午
冬乃捐廉屬安康縣知縣王森文相地於南城之通衢而
改建焉鳩工庀材閱三月而竣落成之日酌酒妥靈烏頭
雙闕高揭祠榜堂中品官之主序爵正向兵戩士庶分東
西列嚴嚴翼翼盼蠻如呈王君請勒石以識歲月余謂觀
之象曰中正以觀天下卽繼之曰下觀而化蓋觀於祠而

仰見我

朝德澤入人之深軫念死事之厚也夫被甲荷戈之士當茲
脫劍鍵橐之日恂恂然固了不異人至於秉耒於田橫經
於室者樂熙皞之日月服先疇而食舊德亦惟越阡度陌
往來過從以相習於仁讓耳及一旦大慙肆兇衝鋒陷陣
威絕臙斷脰而不悔而野田蔀屋之中或罵賊而捐生或
救親而併命莫不凜凜然有烈丈夫之風蓋

重熙累洽所以觀民而被於漸仁摩義者深矣古之卹死事者
禮有春享孤子之文自漢以來爲楷有令羽林孤兒有養
當時已爲異數矣欽惟

恩頒恤賞葬事既從官給而於効命官兵

贈銜蔭襲收養孤弱之外復建祠台享俾春蘭秋菊無絕於終

古不休哉紀牒未有之

曠典也則茲之改建也其庶足以副

德意而慰毅魄乎經是祠者仰瞻坊表進睇几筵心焉數之某

也某也殉節一朝播芳千載忠孝之心其有油然而生者

矣既記其事復為辭俾歌以迎來送往曰新宮兮孔安敞

畫棟兮雕欄陳蘭蒸兮奠桂醑式燕衍兮忠魂嗟夫自古

皆有死兮得所死之為難懿身徂而名留兮傍風霆而壯

河山彼高塚兮纍纍映殘陽兮秋草方歲月兮幾何倏姓

名兮如掃寧似靈之昭昭焉飲酒食於縹緲蕭蕭炳兮罔
怨恫御灑氣兮乘清風肅升降兮典禮侑合樂兮馨宗靈
之格兮既醉旃雲旗兮轉歸旆釀和豫兮導休嘉潛威稜
兮驅札厲更千秋而億載兮承

天澤於勿替同上

改建節孝祠記

葉世倬

昔鄭康成之譜詩謂二南聖人之化也其詩歌詠婦德者
十之九豈非以正家而天下定使女子有士君子之行而
王化乃為不遺一人哉故桃夭芣苢既徵其和平而漢不
可泳江不可方凜然靡他之矢即寓焉蓋至柔而動剛至

靜而德方柔靜既備於處常而剛方即見於臨變坤道然也我
國家崇重節烈著於

功令巡方督學歲上其人大者建祠小者表閭所以風厲天下
者至矣歲戊午余丞西安即聞興屬值教匪連竄蒼皇之
際烈婦貞女磨穿投崖者無地無之每歎其錚錚皎皎之
節足以光彤管而副

明詔將貳諸宗伯上之太史且特書大書不一書也及來守郡
詣節孝祠則棟宇拉雜漸就傾圮所陳粟主按諸故牒且多
缺逸而殉節諸婦女猶以採訪未悉稽於呈請夫當逆焰
突來之時玉碎瓦全判於一念諸烈婦慷慨糜軀各矢以

不污

盛治不負所天者自遂其志豈復規規於身後之名顧發潛表
幽司風教者與有責焉因督促屬邑士民確核事實綿歷
二載彙成一編請諸大府炳炳朗朗者至六十有六人於
戲盛哉史冊以來所未有也維時大中丞董名教增嘉茲
貞烈俾建合祠特題四字以志激揚余乃囑安康縣知縣
王森文相地於崇道街之北改建新祠捐俸樹坊大書於
榜備題新舊姓氏序列一堂蠲吉展禮焉顧念深山邃谷
一時聞變引決見聞弗及搜訪莫自者未必無人惟是兩
載諮諏所獲俾清風峻節咸昭來許竊謂於陳詩訓俗之

義庶幾無曠繼有聞者可以續錄也爰記其落成之歲月且為贊曰清臺築巴禮宗圖漢表於史牒形諸誦歎人非競爽代或一見寧如淑範煥我

昌期教彰婦順化率女儀身輕節重生舍名垂婉嫕桓君倡隨萊婦績宵髓春如賓如友方樂

清時相期白首躡躅羸豕莽竄伏戎瀨成貞女嶺號清風不降其志克有其躬我來此邦景式遺烈奏記烏臺貞旌碧血祠做覺楹門表綽楔以爰以侑日吉辰良嘉名駢羅玉雪冰霜聞風興起視此清坊上

彭萬崑傳

鵬揚曰丹稜在腹地而不其公之德者以屬邊境良知為善之心獲報

張邦伸

彭萬崑號玉吾丹稜人生九歲而孤有田百頃家僮數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夔及重瀘破成都據藩府土賊蠶起眉有鐵脚板丹有蕭永道皆團鄉勇力為防衛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劉文秀屠川南始叩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彭計歛賊且覘動靜於是擇健勇七人與俱內裹綿甲藏利刀牽牛擔酒至賊營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寒光射目從人俯首次進股慄失色彭意氣自若賊詰來意語未畢忽從人藏刀墮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詰以故從人畏賊舌強不能下彭從旁應曰某等去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劫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某僅八人計何能為

賊釋之遂歸暗據扼要備賊賊亦旋引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村殘害幾盡獨彭所居之鄉安堵如故邑之避賊者多依焉其時戎馬縱橫里民驚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粟數千錢人不得食道路死者枕籍彭家有餘貲設粥場於通衢之旁減價出糶以其所入代爲轉運有缺費者量資之不取值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復擇膏腴地種菜芋可食之物以佐之三年全活數千人我

朝大軍既誅獻賊於西充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郝承裔復據黎雅叛建南觀察使張熊麟聞風負印以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驚報至成都

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孰能探賊虛實者或以丹稜界連黎雅舉彭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彭世戚爲人有幹畧召至詢之彭曰崑聞師出有兩道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徑險賊不知備將軍揚言大軍出邛而以奇兵襲之可以破賊且傳聞賊喜僭此亦易計耳辭歸遣幹僕削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尅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佯敗賊悉衆來馳竒軍突入豎旗鳴鼓縱火焚其巢火焰轟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郝承裔衆悉降制軍語彭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以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彭堅辭制軍不能屈張宦數年亦歸

彭年八十八卒以孫肇洙

贈承德郎孫端淑贈奉直大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錦里新編

郭榮貴傳

張邦伸

郭榮貴字仲禹渠縣人性倜儻任俠明末羣寇蠡起榮貴首倡義兵率弟榮高及族里數千人築砦大斌山為保障訖會賊吳應元驅賊二萬焚掠鄰水大竹將至渠榮貴詭詞約好乘機殺應元及左右數十人眾驚潰順治戊子秋賊楊秉印眾數萬踞禮義城與斌山對壘相持一載榮貴乘間走成都投撫軍李國英請為前驅國英遣總兵盧光馬化豹統兵從榮貴破之東北二道始入版圖同上

張正化傳

張邦伸

張正化太平諸生流賊楊秉印陷太平正化偕里人避居山中分以糧食全活數千人率鄉里保銅城寨順治六年首以寨歸總督李國英授叅將劄委署城守康熙元年從征茅麓山賊平正化曰吾保鄉里耳安事功名幸

昇平可以高枕矣堅辭城守以布衣終同上

張偉菴處士傳

郭尚先

君諱廷傑字伯揚號偉菴安康布衣世系具墓志銘葉健菴中丞守興安思得謹厚士以厲風俗數載廉得君則大喜書其門曰貧能好義且贈之詩於是秦士大夫及官紳

秦者無不知有張偉菴處士君幼孤奇貧事母以孝聞母好佛每作佛事費不貲會將作佛事無以給又不欲母知窘甚適恒河漂斷木十數章下若或遮之洞于張氏之門鬻之如其費又嘗薪於山遇虎帖耳過網于河雖寒夜必得人皆謂孝感後家稍饒有以偽蠅歲暮與君市者或勸君發其事君曰發之罪且重奈何以區區致人法顧不可使他人得之燬焉方教匪滋事時縣懼乏軍興恒鍵民夫數十人野廟中備倉卒支應夜半飢甚呼號不可聞久之聲且微君急為淖糜數斛活之其人蠢甚未知君為誰也他所為悉頌此嗚呼睦婣任郵庸行也後世以為盛節士

大夫或難之君寡人子無良師友詩書非素習而所為犁然有當于人心若是是其成於性者耶足以傳矣子鵬玃舉人以直隸州州判分發四川鳳翼歲貢候選訓導鵬玃至性人每言及父事淚不可止既以墓志銘屬余書余感其孝因仿會稽先賢襄陽耆舊傳例為之家傳俾來者有所倣焉

論曰葉健菴先生撫閩時余奉先君諱家居聞其舉孝廉方正覈之甚嚴異于前此視為具文者當為守日耳日與民益近其獨心傾于君必有知君之深者矣夫人苟各挾一自私自利之心則利之所在樊然赴之疾苦顛連之在

人熟視若無覩其心死矣心死而流極尚可問哉又或坐擁厚貲迫于不得已稍出其餘以助義舉則號於眾曰吾罄吾有成某善事活若干人天且福我是操豚蹄而與篝車之報也余未識君見鵬盼之謹篤想見君之爲人秦中士大夫以好義稱君以孝廉方正舉鵬盼風尚之古也夫

張氏先德錄

洋縣鐵冶河李光桂死賊記

岳震川

李光桂先世不知何許人乾隆年間家洋縣鐵冶河之茨頭溝死十餘年矣山人稱延塾師能盡禮者必曰李光桂嘉慶戊午二月聞賊至孥妻孥藏洞穴中賊追之出索

馬無以應牽入賊營詢姓名賊曰雅聞君名仁信長者也釋之不殺再來洞穴搜衣物得鄉勇册及旗數十竿光桂名列册首先是光桂部署丁壯五六百人都樓山禦賊後聞賊勢猖獗勢不能支散去而册故在未焚也賊怒曰汝欲敵我耶今日何不戰將復牽入賊營光桂罵曰汝賊焚殺善良我之督率鄉勇由眾推舉我兵數百汝賊數萬勢不能徒爲眾人取死故散去俟官兵至耳賊欲殺我卽殺之何入汝營爲賊怒殺之妻金氏聞夫被戕被髮出洞立厓上罵賊賊又殺之其子十餘歲常從師受學趨而救母賊殺之金氏尸側賊旣殺光桂及其妻子又盡得其所練

之鄉勇縛入書齋鞭笞拷掠血灑四壁而後悉斷其首以
余所聞凡紳士齊民倡義勇築堡建寨欲挫賊鋒至于勢
屈而救援不至受害必酷甚獨光桂然也光桂山中之無
聞人也平能敬師危能倡勇死節身死妻子俱殉嗚乎可
不謂賢歟

賜葛堂文集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嘉慶丁巳臘月之末賊至洋之益水邊遇薛中傑之長女
年十六七美姿容方與人家避賊賊掠之馬上女厲聲罵
躍仆地賊又馬載以行罵益虐賊曰必殺汝女曰願速死
賊貪其色忍受罵必欲脅去女投益水中賊以冬水淺不

能死女立岸上好語招之女益匍匐入深處罵不絕口賊
怒攢矛刺死其伯父中時之言曰是女年雖少處閨中靜
重若成人迥異凡兒女不意其以此死也余聞而悲曰嗚
呼此吾秦先達李叔則所謂女屈原者也益水至清沙白
石細秋冬霜露淒然瀟瀟如琴筑鳴宜烈女之死於此也
不以水死卒死水中熱血清波融入江漢益水終古不涸
薛烈女終古不死矣余又考水經註曰漢水又東會益口
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于漢水今俗訛為溢當正之上
安康食貨志論

岳震川

府志食貨中無煙草

淡巴菘見王魚洋集

安康之民果不種此此俗

之善也今漢中郡城商賈所集煙舖十居三四城固墻水
以北沃土腴田盡植煙苗盛夏晴霽彌望野綠皆此物也
當其收時連雲充棟大商賈一年之計夏絲秋煙煙烏得
與絲並論耶自陳文恭公撫秦滕公天綬守漢中設立蠶
局勸栽桑柘為生民之本業在是煙何為者記稱天子巡
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好僻狄道吳鎮賦煙草詩曰餉賓先茗菴得地礙桑麻南
鄭城固大商重載此物歷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艫相
接歲糜數千萬金可謂好之僻矣或曰楚人糜金漢中得
利何害曰興漢之人以此糜金者豈少耶害豈有大於礙

桑麻者耶故曰安康若不種煙草此俗之善者又聞紫陽
務滋煙苗較漢中尤精尤易售此可以為戒弗可效也若
云皇皇求利庶人之行蠶桑之利齊可以富國山南之民豈
不能富其家耶

安康戶口論

岳震川

馬氏貴與以後世之民多孱弱惰窳數之多寡不足為國
之盛衰故有國者亦不倚民以為重但多其術以取之馬
氏學無所遺立說固自有据但所曰覩特宋季之弊政倫
俗耳若夫

聖朝受命延洪以民為天以人守以察下民憂戚見彼蒼視聽所

穀以生之輕徭薄賦以厚之誅鋤強梗以安之不幸誘於邪慝弄兵潢池殲其渠魁釋其脅從以容之

朝廷之愛民也如此民亦未嘗不自愛卽以被寇之久觀南山黎庶其始數年聞寇倉皇死於長矛者固不可勝數其後數年奉堅壁清野之令俱築連珠之社起四應之堡使賊野無所掠勢成飢雀此非其智且勇乎寇騎往來如織得閒卽事農畝耕耘收刈未嘗一時或廢此非其敏德恆心忍而有濟乎且昔唐室天寶之亂才若右丞尙迫於僞署永藩之禍人若太白致流於夜郎山南之民被累脅者率朝往夕歸否則百計繫維終爲脫兎非有猿臂奪馬之能

如慕齧雪餐糞之節民之不負

朝廷也如此然則乾隆六十年以來山南戶口之盛凋殘於兵燹固

聖主之所甚惜嘉慶六七年以後勞來安集民復舊宇四境聚落嗚吠相聞斯

聖主之所深慰也自成周以來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王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版籍拜受以登天府亦何時可不重與前明洪武三年二月太祖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自昔創業之君其重民數也如此國之所

倚重者不在民又安在耶上同

洋縣張家寨死難白廷英傳

岳震川

白君諱廷英字嶽鍾始祖貞興平人前明漢中教授遂家洋之仙里村再傳分支西山父諱銚業儒早卒母傅氏年二十二守節撫孤君甫二歲既長師事族祖竹澳先生讀書通大義後率妻子耕作養母中年家漸饒七十後復閱舊書不倦數爲鄉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建宗祠延師訓里中子弟曰子弟可不求名不可不率教也纂族約家法意巖巖不苟乾隆乙卯冬君年六十八縣庭舉鄉飲酒之典君雖力辭未與鄉人咸謂君之齒德固無媿也是時湖

北教匪縱橫嘉慶丁巳臘月之末由蜀渡漢江而北約十餘萬蹂躪終南之南近山幾無完村明年戊午春督鄉人築村後之張家寨以避寇氛二月二十四日賊陷城東雍家寨使人馳覘之歸報狀君熟視已寨曰吾寨庶幾免乎厥後賊數萬突從東來鄉人望風股慄多不敢居寨上寨上人無二三百賊急攻鎗矢雨下君戒寨上人堅守而賊眾大呼曰逃爲善否則屠眾莫回志丁壯悉由寨西墜去賊蟻附而登君知不免大罵遂遇害君之次子筐君頭負去賊逐之筐倒頭落山下從弟廷才佐君守寨族弟廷揚亦抗不屈俱戕且焚之明日舉家號哭求君尸尸焦爛不

可識以右手駢指辨得之頭不可得諸子號呼禱祈山靈
得於谷底次子婦李氏同日刺死又殺其二孫寨之將陷
也有健者以石碎賊之腦立死或曰君之姍黨張清或曰
君之從孫德助之從子文翠被脅不降至寨西廟啞子縛
梧桐下刳其腹梧桐由是立枯守寨死者八十餘人時四
月七日也鄉人哭君之死如喪其至親時年七十有五
四子二女長女縣學廩生王作舟之母也一適李氏孫八人
曾孫九人論曰君之愛護鄉里出於惻怛真誠其設施捍
禦之具雖未詳知其志固仁人義士也事之不濟眾寡懸
絕孰復忍以必完必勝責哉澤滅木之君子獨立而不懼

上六過涉滅頂雖凶不可咎君之謂矣嗚呼首築張家寨
者白君白君兄弟子孫之死若此邑人得知之者以其外
孫王作舟能叙錄其事也吾當刪之上於郡侯將列郡志矣
雍家寨名甚著民之被屠戮者數倍於張家寨焚尸之慘
穢聞數里建議築寨者何人其姓名吾弗聞也度亦素有
實行嘉譽之人不然孰倚貪人敗類薄夫鄙夫與之同生
死乎雍家溝之東南十餘里間有袁高二生者吾門人也
獨不聞古之君子表微乎吾將屬其訪而質瓊言之吾當效
鳧繹先生確苦之文以叙其事續上之郡侯巖公焉上同

續興安府志序

岳震川

歐陽公見學者多談吏事以爲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余深有味乎其言嘉慶甲子乙丑間余應中丞方公之聘友教青門所接貴游不少嘗得經略印文一紙因思集元年以來新設文武官吏印文各題以詩裝潢成帙以紀內外大臣經國之識

聖朝除戎不虞之戒丙寅八月寧陝賊起余倉皇歸里霜露夜行得寒疾次年秋九月辭中丞而歸集印之舉不果每檢書見經畧大臣印文未嘗不追念前志也興安太守葉公健菴曩嘗薦震川于溫方伯又薦震川于方中丞者也交親氣概實爲知己震川病歸之日卽公興安蒞任之時公請

學論文皆使學者由本及末毋據我華不食我實論政事如古之善說史漢者靡靡可聽其施於民也務惻隱之實不徒飾文具然敬教勸學修廢舉陸又未嘗不以經術飾吏治治興安四年政和民安人嗟來暮而有續府志之舉書凡八卷安康老友董樸園先生耆德碩學著書滿家公嘗造門咨訪吾友亦辭讓而對不惜傾囊倒篋是書體例一遵前志惟昭忠一篇前志未有固增乎其所不得不增義烈一篇小變舊例亦變乎其所不得不變補遺訂訛一卷所關輕重不同卓犖觀者要未可一端或遺也公嘗寄余數金屬購蠶種意甚懇摯旣得種付所賞郭孝子董其

事而郡中桑未成林且未深解三眠三起停葉駐食之法
蠶桑須知雖刻印頒示民尚未獲絹繒之利震川深爲公
惜之而公之歛然不自足則不僅蠶政之寡效已也然明
之心余於此益見而公今膺卓薦恐將擁蓋去此作監郡
使者吾不知郡人去後之思當何如也然則是續也豈僅
文字之傳與武功耀州朝邑高陵諸志比精覈高妙已耶上同
葉健菴郡侯六十壽序

岳震川

愚聞陳文恭公之撫秦也小大庶政手書條目懸於座右
日頻諦視次第以行故事煩而不壅膏澤下逮而不屯自
詞館出任監司至巡撫閱直省幾徧所至必刻書頒示官

吏士民其澤至今未艾惜愚生也晚不及覩此景星慶雲
也每讀其書卽如見其人若興安郡侯葉君之用心行政
以視陳文恭公殆若符契之合歟某投分八年矣昔在西
安周旋四載君刑名錢穀之學未仕時皆攷索無障翳獄
訟尤矜慎服念期無憾故巡撫臬司委訊嘗十之六郡丞
之政僅十四日出登車夕乃旋署率以爲常委任無不效
大府無不譽君之才君意平平不自喜君所重者在以道
德化民人心風俗淳厚斯爲

國家元氣血脈可恃以鞏固不拔法令斷斷辨治吏以才能獲
嘉譽非君心之所圖也君壻寶應朱孝廉常勸毋爲首郡

君曰此非吾所得自主而君實欲以外郡自效盡心於教化涖興安未久以七屬皆山土磽确民鮮饒裕則刻蠶桑須知頒示廳縣欲民獲繚帛之利衣食足則慕爲善矣宜講

聖諭廣訓既無虛月山民犯刑者猶不一而足則刻山中律例須知頒示使士夫耆吏教其閭里刑禮一物禁於未然矣君自下車卽檄所屬儒官使鄉塾皆以小學教童子他日府試背誦將以生熟爲甲乙今復刻小學善本頒示鄉學俾人入誦習士首四民束脩自愛則官無撓而民從安于是版刻臥碑之文散給諸生使遵奉無違制義爲學者發名成業之具

先輩典型俱在山中學僮或失之陋則刻養正編頒示部內若君正身以率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尤在同官須知一書序曰古循吏彰彰史冊後人輯爲成書者指不勝屈嘗苦不能盡讀讀亦不能記于是取前賢論說載其淺顯最易明者手錄數則日誦一過藉以考鏡一日之所爲奉爲清夜鐘聲苦口良藥久矣今敬付梓公之同人願共勉之懿哉此陳文恭公之用心行政此刻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之隱旨也君旣賢矣君之有王恭人殆如蘇文忠公之有魏城君也識足以佐君之廉正輩狄六珈百年偕老楷模魚軒庶幾無媿歲辛未君與恭人年皆六秩六月興

安官吏以文爲壽王春林大令寄余讀之所謂鼓鐘于宮
聲闐于外歟去年朝士寄書問山南之氣象川答曰惟天
陰隲下民山南兵燹之後亟宜休養生息今漢中興安兩
郡侯皆以恤民爲心廉儉自持敏德清風可希古之循吏
樂上康衢復在華黑間矣川羸弱憚暑不能從諸君後躋
堂獻春酒特書八年之中窺君用心行政之微以質于君
且祝君康彊壽考如延州來季子開民麗棊民彝竣政成
以爲頌同上

沔縣李烈女記

周 賡

嘉慶癸酉冬岐山三才峽匪徒不靖蔓延漢南甲戌春正

月廿一日吳抓抓股匪擾及沔城余督兵勇擊退是夕屯
聚舊州舖次日南竄村中被戕良民內有女屍一軀年方
及笄無親屬認領暫厝村外越數月吳逆於褒屬之黃官
嶺經軍門楊戰滅生擒賊眾吳逆妻曹余氏與焉押發郡
城審訊據供烈女被擄抗據強暴罵賊被害面貌年歲及
拒偏情形歷歷如繪郡尊嚴行文到沔距烈女死期已及
半月開土面色如生年貌衣履俱與來文相符余捐備棺
木衣衾殮埋於村東楊公祠之前擬爲之建詞立碑以彰
貞烈并具文通報撫憲朱亦憫其貞烈而無親屬札飭建
祠以慰幽魂而垂久遠可見善善有同心也竊惟明大節

三省邊防備覽
而守身不屈視死如歸在讀書明理之士平日侈談氣節而一旦臨難尙易屈節貪生何況青年處女甘櫻其鋒而保身以歿其貞烈詎可湮沒乎除照例詳請題待

旌表用特述其巔末并附賊婦原供鑄之貞珉以昭不朽是爲

記

據曹余氏供正月廿一日賊匪吳抓抓過沔縣東關外攜得一個女子黃昏時候到舊州舖住下小婦人問他只是哭不肯答話再三問他才說我姓李今年十六歲父親已故母親在堂有兩個哥子接過一個嫂嫂我是良家女子并没許配過人今日被賊害了叫他喫酒飯不肯喫茶水

也不肯只是叫天訝天訝到半夜時候吳抓抓回來要拉他同睡他大聲叫罵你這個婊子養的賊娃子要奸辱我萬萬不能吳抓抓說你不同我睡就殺你他說你只管殺了我也不同你這賊娃子睡吳抓抓打他幾鞭他叫罵更兇吳抓抓就把他拖出去殺了丟出牆外去這女子臉上鼻梁中間有幾點碎麻子盆子面身穿月藍布衫一件月藍袄一件茄色紅布小衣一條腳包的小頭上辮得一尺長髮辮一根五寸長髮辮一根沔縣西關方家壩人



